

青年與生活

金仲華著

活生與年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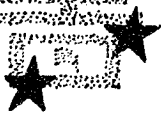
著 華 仲 金



店 書 明 開

開
明
月
外
恒
志

開
明
書
店



青年

——代序

「人類」愉快地生活在平靜的「無知之谷」中。

在東面，南面，西面，北面綿延着「永恆之山」。

一條小小的「知識之泉」蜿蜒而去。牠來自「過去之山」，牠流向「未來之原」。

這泉流並不長。然而已足夠供給那村民的低微的需要了。

晚間，當他們餵過了牲口，在瓢裏頭注滿了水以後，大家便滿足地坐下來享受生活。從幽谷中出來了終日揣摩着一冊古書的神祕篇頁的「知的老人」。

他們對那些小輩們喃喃地念着古怪的字句。可是，小輩們卻寧願玩弄着從不知什麼地方帶來的可愛的石子。

老人們的字句常常是不清楚的。然而這些是千年前一個已經遺忘了的古老種族寫下來的。所以是神聖的。

因為在這「無知之谷」中，什麼東西只要是古的都被尊重。誰敢非議祖先的箴言，就要受所有的高品人責罵的。

這樣他們就保持着安靜。

恐懼永遠追隨着他們。要是他們被拒絕了園中的產物的共有的份兒，那將怎麼好呢？

有許多含糊的故事，夜間人們在小鎮的狹巷中輕聲地談論着，是關於那些膽敢發出疑問的男女的含糊的故事。

那些人是去了，永遠沒有人再看見他們。

祇有極少的幾個曾經嘗試過爬上那橫亙在四周的遮沒太陽的山脊。他們的白骨躺在山岩的腳下。

年歲來了，年歲又過去了。「人類」愉快地生活在平靜的「無知之谷」中。

從黑暗中一個人爬了出來——一個青年。

他的兩手的指甲都爬破了。他的雙足上佈滿斑痕，染着長途跋涉中的殷紅的血迹。他顛躓到最近一所屋子的門口，打着門。

於是他暈倒了。在一個驚惶的燭火光下，他被拖進一所小屋中。次日的早晨，全村都知道了：「他已經回來了。」

鄰人們圍繞着他站着，搖着頭。他們早已知道了這樣的結局。誰敢從那山脚邊再走開去，等待着他們的就是失敗和屈服。於是在村子的一角上，老人們搖着頭，喃喃地說着震怒的話。他們並不想殘忍，然而「法律」始終是「法律」呵。

這個人是嚴重地觸犯了違背「知的老人」的意旨的罪了。

等他的創傷醫好後，他必須受審判。

許多人主張寬容。他們記得他母親的奇異而發光的眼睛。他們回憶到他父親的悲劇，大約三十年前失蹤在荒漠中。

然而，「法律」始終是「法律」；而「法律」是必須服從的。

那些「知的老人」們就認定這一點。

他們把這遠遊者帶到「市場」，人衆在一種尊敬的肅靜中圍繞着他站着。

因爲飢和渴，他還顯得很軟弱，「老人」們叫他坐下來。

他拒絕了。

他們命令他靜默。

但是他偏要發言。

把背部向着「老人」們，他的目光在尋找那些在不久以前曾經是他的同志的人。

「聽我說，」他懇求着。「聽了我的話你們便會歡喜的。我是從山之外回來的。我的足已經踏到過一塊新鮮的土地。我的雙手已經接觸過別的種族。我的眼睛已經看見過奇異的景物了。」

「當我是一個小孩時，我父親的園子就是我的世界。」

「在東面和西面，在南面和北面，有着從『時之開端』就存在着的山脊。」

「當我問起這些山脊是遮蔽着什麼時，立刻有一陣輕聲的喝止與急促的搖頭。當我堅持着要知道時，他們就帶我到岩石邊，叫我看那些膽敢違犯上帝的人的白骨。」

「當我嚷着說，『這是一種謊騙！』知的老人』就來把他們的聖書中的話讀給我聽。他們解釋，『法律』已經制定了天地間的一切。這個谷是給我們領有給我們居住的。一切的動物與花草，果實和鱗介，都是屬於我們，聽我們支配的。然而那些山是屬於上帝的。山之外的東西直到『時之終極』都不能夠知道。」

「他們這樣說，他們是在謊騙。他們說騙我，同樣也說騙了你們。」

「那些山野中有牧場。有草地，最肥沃的草地。有着和我們一樣的血和肉的男女。還有用着千年的人工所造成的繁榮的城市。」

「我已經發見一條達到更好的生活之新的道路了。我已經見到一種更幸福的生活的曙光。跟着我，我可以領導你們到那邊去。」

他停住口，旁邊起了一陣巨大的恐怖的呼喝聲。

「叛逆呵！老人們喊着。『叛逆和癡神給他的罪孽一種適當的懲誡！他已經失去他的理性了。他膽敢毀謗千年以前寫下來的『法律』。他該死！』」

於是他們拿起大的石子來！

他們擊死了他。

他的身體被投在山岩的脚下，讓它留着作為膽敢懷疑「祖先」的道理的人的一個警誡。

然而不久以後，大旱災發生了。那小小的「知識之泉」乾涸了。牲畜都渴死。田野的莊稼都枯萎。「無知之谷」中發生了飢荒。

可是那些「知的老人」們並不氣餒。一切終於會轉好來的，他們預言着，因為聖書中就是這樣寫着。

此外，他們自己本來祇需要很少的食糧。他們是這樣的老了呵。

冬來了。

村中已經人口寥落。

有半數以上的人口因為窮困，死去了。

殘留者的唯一希望是在山之外。

但是「法律」說「不可」

而「法律」是必須服從的呵。

一天晚上，叛變發生了。

絕望把勇氣給與了那些被恐懼威脅到靜默的人。

老人們祇能作微弱的反對。

他們是被推開了。他們嗟嘆着命運。他們悲傷着後輩們的忘恩負義。但當最後的一輛車子拖出村子時，他們喊住了駕車者，要求他也帶了他們去。

於是向着那未知之士的遠征開始了。

這是那探險的青年回來以後多年的事了。他所發見的路徑，現在已很難尋覓出來。數千人因為飢和寒倒斃在途中，到後來纔發見第一塊標石。

於是前進的路途就比較不困難了。

那個謹慎的先驅者已經從荆棘和亂石叢中開闢出一條道路。很容易的再前進一段，就達到那新的土地的一片綠色的原野。那些遠征者沉默地面面相望着。

「他到底是對的，」他們說。「他是對的，那些『老人』們纔是錯的……」

「他講的是真理，『老人』們的纔是謊騙……」

「他的白骨暴露在山岩脚下，而那些『老人』們卻坐在我們的車中唱他們的古曲……」

「他救我們，而我們殺了他……」

「我們很悲傷這樣的事情，但是，當然，若使我們當時就知道是這樣呢……」

於是他們把繫着的馬和牛放開來，他們把小牛和山羊趕到廣大的青草地去，他們開始造屋，開始耕種。他們這樣愉快地生活了許多時候。

數年後，有人提議把那勇敢的先驅者埋葬在以前給那些「知的老人」們居住的一所優美的大廈中。

一個莊嚴的行列，回到那已經廢棄了的谷中，但是當他們到達的時候，他們所要收拾的遺骸已經不見了。

一隻餓的狼已經把牠銜去了。

於是他們把一塊小石豎在那遺跡（現在已經是一條大道了）的旁邊，石上刻着那第一個衝破黑暗的恐怖引導人們達到一個新的自由之土的青年的名字。

在下面註着，這是一班感激的後代人所建立的。

這故事可以作為我們談話的開端，我們希望這樣的故事到一個時候會不再重演。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改譯

房龍人類爭求自由的「引言」

目次

青年(代序).....	一
青年與懷疑.....	一
青年與教育.....	三
青年與勞動.....	三
青年與科學.....	六
青年與政治.....	六
青年與戰爭.....	九
青年與運動.....	一九
青年與性育.....	四〇

466228

青年與懷疑

現代青年的懷疑

在過去，道德家會經痛恨懷疑，因為它使人「離經叛道，信從異端」；在現代，教育者卻又提倡懷疑，因為它鼓勵人多用一點思索，多作一些觀察，對於應該不滿的事物知道抱不滿，對於應該改進的現象知道謀改進。懷疑的是非功過，至今還沒有定論，但是懷疑的流行卻已成爲現代的一種顯著現象了。尤其是現代的青年學生，具有懷疑的心理最強。在不久之前，悲觀的道德家會經對這種現象搖頭嘆氣；但在樂觀的教育者看來，這種現象祇應使人欣喜，因為它是進步的一個朕兆。

1

英國的社會批評家羅素曾經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現代青年的懷疑。他



說明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因為克羅乞氏 (Joseph Wood Krutch) 所著的一冊名為現代氣質的書而引起的。克羅乞氏在他的書中把現代青年間的懷疑態度說了許多，同時也舉出了許多所以然的理由。但是羅素覺得克羅乞氏說得太多，卻沒有說得清楚；因而寫成現代青年的懷疑一文，把這種現象仔細的加以分析。

據羅素說，現代青年間的懷疑比較地流行於西方，而以英、美、法三國為最，歐洲的波蘭、南斯拉夫與捷克等國的青年不很懷疑；德國青年間的懷疑態度並不普遍。在東方，俄國的青年並不懷疑，因為他們一致信從一種政治的哲學；印度的青年並不懷疑，因為他們相信只有打倒英國才是自己民族的翻身的日子；日本的青年並不懷疑，因為他們是在刻意的追蹤西方，希望本國的資本制度能趕上美國，希望本國的海上勢力能超過英國；最後，他說，中國的青年也不懷疑，在過去他們曾經有很多的懷疑，但現在卻不然了。

說中國的青年現在沒有懷疑，也許讀者聽了都要起來反對。假使再問有什麼懷疑，也許讀者會舉出大大小小一大堆的懷疑來。大大小小一大堆的懷疑要列舉出來實

在不經濟，我覺得大家不妨把自己的懷疑保留着；保留着給自己多多思索，多多審察，求其最圓滿的解答。現在我們先來聽聽西方的青年有些什麼懷疑。

據羅素的觀察，現代西方青年間的懷疑主要有五種：

第一，對於宗教的懷疑。宗教在過去曾經煽起西方青年不少的熱忱；在現代因為科學知識發達，社會環境變遷，青年都喜歡追求現實，玄祕的東西已經引不起他們的熱忱了。雖然教堂仍舊巍然矗立着，但青年只覺得它是一座無用的古物；雖然牧師仍舊閉着眼睛做禱告，發着顫聲講道理，但在青年聽來總覺得不足感動人。尤其是教會所定下的種種規律，說是使青年為善向上，但它們卻先把青年的許多應享的快樂與自由剝奪了，那些快樂和自由在青年想來是完全沒有害處的。在青年的感覺中，教會只是一種壓迫的勢力。因而他們懷疑神的存在，懷疑傳教者的職業興趣的由來，更懷疑像前人那樣對於宗教的信仰是否值得的。

第二，對於國家觀念的懷疑。愛國主義在歷史中受到了最多人的讚頌。當英國在沙

士比亞的時候，德國在非乞脫的時候，意大利在瑪志尼的時候，青年人愛國的熱忱曾經升到最高度。直到現在，它的勢力還沒有十分的減弱；它支配了許多國家的政治，行政公費和軍事設備。但在英、美等國卻已有許多青年懷疑這愛國主義能否作為最高的理想。他們覺得愛國主義最好還是讓被壓迫的國家去講；然而當被壓迫的國家一得勢，從前帶有義憤氣概的愛國熱忱就染上一些壓迫的色彩了。波蘭和愛爾蘭便是最好的例。當波蘭的愛國運動勝利後，他們便把無勢力的猶太人加以極度的殘殺。愛爾蘭和英格蘭爭攘了多年，才得到獨立自治的主權，到現在他們便利用這權力來壓迫一切正當言論的書籍了。愛國主義在波蘭、愛爾蘭等小國家是如此，在大的國家尤其可怕。西方的青年望到凡爾塞和會都有着異樣的感觸；從前聽着統治者的宣傳以愛國主義去打倒軍國主義，現在自己的國家卻變成最大的軍國主義者了。因而他們懷疑愛國主義是否太狹隘一點，懷疑統治者的政策是否真正為人民，更懷疑拿自己的生命去為幾個統治者的野心作犧牲是否值得的。

第三，對於所謂進步的懷疑。進步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最時行的口號，但是青年人懷疑現在的許多所謂進步者是否真正合乎進步的意義。進步本來不可以尺度測量的，像許多人那樣把汽車的出產數或口香糖的消耗數作為進步的標準，青年人能不懷疑麼？還有，科學的發明說是為人類造福的，但是現代的青年懷疑許多軍國主義者所發明創造的毒氣，坦克炮，開花彈等等東西，除了多殺死幾個人之外能給人以什麼幸福。更進一步，他們懷疑進步是否被利用錯了，他們懷疑進步是否可以由不懂進步的具義的人去支配的。

第四，對於美的懷疑。西方的青年人現在對於談美似乎覺得有點陳舊了，雖然理由不一定說得明白。一個新派的畫家聽見人說他求美，便易發生反感。大半的藝術家都似乎因為對於這世界有些憤慨而創作的；他們願意自己的作品中藏着尖銳的刺，而不願使它們現着平滑的美。在過去一個住在雅典或弗羅侖斯城中的藝術家，覺得自己的城是世界的中心，而自己又是在這城的中心，他用詩來讚美自己所感到的滿足，有時卻也

引入一些悲劇來點綴自己的滿足。但是一個現代的青年所感到的全和過去不同了。時代的災難橫打上來，他祇是偌大數目的遇難者中很渺小的一員。時代把青年的生存壓迫到非常可憐，簡直像釜中魚那樣的窘狀了；他暴躁着，忿恨着，懷疑世上能否有着像江海那樣寬廣的自由；對於舊日的像一尾魚處在甕中所享到的那樣自由，究竟是否值得讚美，他們更深深地懷疑着。

第五，對於真理的懷疑。在過去，一般人相信真理是絕對的，永遠的和超人的。但到了現代，因為心理學，相對論和行爲主義等等學術的進步，舊日的所謂真理有許多已被推翻了。要現代的青年像舊日那樣相信真理，已屬不可能。他們知道真理是比較的，非絕對的；可變的，非永遠的；人的，非超人的。沒有人能指定某一種真理教他們信仰。他們對於什麼都喜歡用懷疑的眼光去探討，而不肯輕易的信從。

上面的五點懷疑是羅素根據他對於青年人所作的種種觀察而歸納得來的。這位社會批評者對於西方情形的觀察沒有錯誤；這五點乃是英、美等國的社會政治所發展

到的階段中的銳感青年必然發生的懷疑。然而他對於我們東方情形的觀察顯然有些錯誤了。就我們自己講，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既和英、美等國的不同，中國青年所感到的懷疑自然也和他們青年所感到的不同。也許羅素在以前來華遊歷時實地看到中國青年的活動狀態，以爲是懷疑精神的表露，現在從報紙上看到中國青年運動的銷沉態度，以爲是懷疑精神的息滅；然而他不知道我國的青年在沉默中正多多滋育着懷疑呢。

誠然，青年人並不個個都懷疑。正如羅素所說的，青年人在踏到社會就受到政府機關或私人商家的優厚的供給，他們將無所用其懷疑。在中國也不少這類的青年，他們的教育穩穩可以用金錢買到，他們的出路早早由父兄代爲安排妥當，他們將來對於生活只要用小小的勞力就可獲得厚厚的酬報，所以他們滿意於現狀，他們不懷疑。然而在這少數人之外卻有大部分前途黯黑的青年，他們的懷疑是無可遏止的。賣去了祖傳的耕犁到學校拿書本，畢業後依然難得到適當的職業。丟開了書本跑上店櫃去拿算盤，做了許久還是不能得到養家活命的報酬。社會開了狹狹的門讓一個個青年擠進去，而擠得

進去的青年未必覺得那裏是可以使自己發展所長的地方。當他們發見社會上所需要的不是學識技能而是機巧手段時，當他們發見自己不是和社會生產發生直接關係而是給有了地位的人作些私差時，他們將有怎樣的感覺？他們能已於懷疑麼？

懷疑教育制度，懷疑社會現狀，是目前在學的青年和進入社會一度嘗試過來的青年所感到的。社會上只聽見前進的口號而看不見前進的步伐，擋在前面的不僅是幾個腐化的人而是無數頑惡的勢力，青年能沒有懷疑麼？爲生活，青年人得鑽入這惡勢力中，和腐化的人同化；爲人格，青年又覺得不應如此墮落，把志趣輕易犧牲；那麼，站在邊際上的青年不將深深地發生懷疑的感覺麼？倘使國家不幫助青年刷新這社會，而容許社會中的惡勢力安然存在，或竟多多採用惡化的無能的人而拒絕清白的有爲的青年，那青年不又將多添上一種懷疑麼？

照目前中國的情狀，青年所懷疑的一定是對於自身有着迫切關係的教育、職業、社會等問題。時代的急潮使青年變成非常銳感；對於一切不如意的現狀，他會直覺出來。這

增加了他的懷疑。在青年的腦中將有一大串的「？……每個「？」」激動了他探詢的勇氣。每個「？」助進了時代的動力。

人和機械

自從物質文明進步，人類中有了這樣的一句話：「人創造機械，以機械駕馭自然。」這話的意思表明人先有了支配機械的力量，然後能利用機械去駕馭自然。但是在利用機械最早的國家現在又有了這樣的一句話：「人被機械支配着，不僅被支配，且有一部分人完全是機械的奴隸。」

究竟是人支配機械，還是機械支配了人？上面的兩句話引起了人們很大的疑團。

我們東方在這幾年來曾經很努力的要跟着西方的物質文明走。有很多西洋產的機械被運了來，有很多模倣西洋的具體而微的工廠設立起來，同時還有很多為推銷工廠出品的公司行家開辦起來。這樣就有了大大小小幾個類乎工業中心的地方。要謀發

展的青年齊望着這些地方跑。由農村破產或小市鎮的衰落而掉頭出來的工農青年都尋覓機會投入工廠去作工。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則設法進入公司行家去辦事。他們學英文會話，學簿記算式，學打字速記；他們早年的一切學習過程都是爲了使自己能適合於進入和機械生產有關係的大公司大行家去作事。機械在這時候對於我們的青年有着最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們聽到在使用機械最多的國家卻有了那樣的話——說機械現在支配着人，而且一部分人成爲機械的奴隸。儘人家去說，對於用得着機械的我們原是沒甚相干，但既然有了這話，我們就不免要聽，聽了我們又不免要懷疑究竟是怎樣的

的事。

機械支配人，人作機械的奴隸，最特著的是美國鮑叔迪氏（Ralph Borsodi）所舉的一個例。鮑叔迪氏告訴人說，在某一個大工廠裏，有一間工房，裝置許多壓孔的機器。在每架壓孔機的前面有着一個工人，他的工作是把一塊塊的鋼鐵用手送到機上，給機器壓出孔來，在機器的上面裝有滑車，滑車的一端又和機器前面的工人的手連結，用一手

梏齊腕縛住。工作時，工人的手推前，把一塊鋼鐵放上，頭頂的壓孔板漸漸下來，滑車回向後，把工人的手同時拖回來：這是一個工作的程序。工作照這樣一個個程序連續下去。工人，機器，滑車；放上，壓下，抽回；三樣物件和三種動作合成一片，不能錯誤一些。那個工人在這巨大的機器面前只是藐小的一點，他已經成爲機械上的一種機件，盡着機械的一步工作。他的手被縛着，像一只螺絲釘被旋在那裏一樣。他對於工作疏忽一下，壓板落下來，把幾個手指或全隻手打去時，猶如機械少了油，便折去一個齒輪。齒輪可以換新的工人，打去了手隨有一個新的工人換上。

鮑叔迪氏所舉的例不僅表示着壓孔機廠中的人和機械的關係，也象徵着其他許多工廠中的人和機械的關係。

說人支配了機械，事實是絕對的相反。機械不僅支配着人，叫人做奴隸，而且在殘害人，斷指折手在巨大的機械工作中是平常的事。有時機器的皮帶或齒輪把人捲了去，像石磨壓死一個蒼蠅那樣的容易；在礦穴中，因工作疏忽而把千百人同時炸死活埋的事，

也不算稀奇。

青年向來也許不大注意到那些機械工廠內部的情形。青年也許以為自己將來辦事要在幾層樓的高大洋房裏；那洋房表面上看來就夠神氣，內裏的工作當然不平凡。所謂「寫字間」的工作，內地有許多在學的青年很羨慕。打字，速記，用 adding machine，大家以為是理想的職業，他們絕不懷疑到這種大洋房和牠的機械式的工作與機械化的環境，會有消蝕人的智慧和消蝕人的健康的作用。

我國大都會中的三四層以至七八層的大洋房，是模倣西洋幾十層的「摩天樓」(Skyscraper)而建造的。這種大洋房的特色，就是除了四周的房間外，內部許多房間在日裏都要靠着燈光來作事的。在這裏邊做着工作的青年，要有六個以至八個鐘頭不見自然的天地，不受陽光的照射，不和流動新鮮的空氣相接觸。讀者大概自然課本上學到過，植物缺少了陽光，枝葉便會變到枯黃脆弱的。人在這種機械化的環境中，缺少了陽光，也要變到身體瘦弱，面少血色。

不僅機械化的環境有害於青年的身體，機械式的工作尤有害於青年的神經。手指按在打字機上需要神經的極度集中，五六小時的打字使神經不息的陷於緊張的狀態中。而天天做着這同樣的工作，自己不用任何的思想，單把注意力交給機器上的幾個字母和符號，那興趣的單簡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工作所給與青年精神上的報酬，只是許多雜音的煩噪而已。假使我們把打字機工作法和上面所說的那種壓孔機工作相比，那後者所給與神經上的傷害是尤其可怕了。

機械的雜聲使現代許多青年的神經狀態變壞。他們的暴躁性就是因為機械的工作而加劇的。醫學者說現代人多少帶有一點神經質，他們極易變成瘋狂；這又顯然是受了機械的影響。

在物質文明發展得過度的西方國家，已經有人在懷疑機械對於大部分人類的禍患了。但在我國則正熱心於把這種機械和管理機械的工業制度全部批發過來，而青年也正切望於把機械工業制度下的工廠或公司行家作為理想的職業的處所。自然，科學

機械的應該採用是無可置疑的，但機械工業制度所加於青年身心的那種橫暴的勢力，卻值得懷疑。

我們已經看到國內的幾處工業中心往來着許多被機械蹂躪得非常狼狽的青年工人，和許多被機械工作磨折得臉色蒼黃，精神萎靡，氣質浮躁的青年職員。在學校中鍛鍊得身心十分健全的青年，若使知道自己將來就要磨折成那種樣子，他的心中不將深深發生懷疑麼？這樣懷疑是有益的。目前懷疑的人太少了。

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

「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這疑問該由青年的口中發出的，或者，放寬一點，這疑問該由具有青年氣的人發出的。

青年對於知識富有求新的精神，青年在辦事時最具前進的勇氣，青年是每個時代的動力，他喜歡站在時代潮流的浪尖上。然而青年很不幸的常常發見自己已被給與的是

一些最陳舊的知識，他又發見自己的前進常常被頑固的勢力阻擋着；青年要把時代推動，但社會中有許多勢力限制了他的活動。於是從浪尖上跌入浪濤中的青年懷疑起來。「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他忿恨地問。

在歷史中，青年發見有許多頁沾着過去青年的血，那些青年的血是爲了求進步而流的。人類不是口口聲聲的在說着求進步麼？那些爲了求進步而流血的青年該有什麼罪名呢？原來古往今來的青年都有爲求進步而犯罪，或竟至流血的情形。「人類真的願意有進步麼？」青年更惶惑起來。

過去三百年中人類知識的進步偏於自然科學的方面，這包括着三種主要的學科，就是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對於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上的種種發見與進步，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常常提在口頭以爲值得驕傲的麼？但是我們沒有想到三百年前自然科學剛發端時是受到怎樣的反對的。那時的青年學者覺得自己所發見的自然現象都有貢獻於人類知識的進步，使人類更加能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但是社會上的一般人並不樂於

有這些知識上的進步。說地球是圓的，不是方的，說地球繞着太陽而行，不是太陽和衆星繞着地球而行；一般人非但不聽信，而且毫不辨別的就認這些話是邪說，是異端。羅馬教的教王說他所住的羅馬城是地球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一般人聽來比任何進步的思想更真確。所以教王說把那些鼓吹邪說的青年處罰，沒有人反對；教王命令把提倡異端的青年燒死，衆人都趕着去看熱鬧。

早先爲自然科學的進步犧牲的有加里利，培根，勃羅諾（Giordano Bruno），笛卡脫（Descartes）等人。勃羅諾是被縛在樁子上燒死的。笛卡脫受了極度恐怖的威脅，不得不將已成的書統統藏匿起來。加里利在禁錮中被迫着跪在十個穿紅色衣服的僧正面前，供認自己擾亂了太陽系位置的不該。到後來環境才漸漸的轉變過來。靠着哈維，牛敦，達爾文，赫胥黎等勇敢的學者把進步途上的碑石一塊塊鋪起來，一般人才敢伸伸縮縮地踏上去。

費了三百年時光的奮鬥，經過無數個青年的犧牲，人類才完全承認自然科學的進

步。「這能夠證明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青年始終懷疑。

然而再有一個試驗的時期來了。在這個試驗的時期，青年還是要把他的疑問擺在前面。

這試驗的時期目前正展開着。試驗的方面是人類社會科學的進步。在這方面也包括三種學科，即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這試驗就是要使人類目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有急速的進步，和幾百年來物理，化學和生物學所進步到的狀況相並行。

自然科學所講的是人和自然界的關係。社會科學所講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三百年來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類認識了許多自然界的定理，發見了許多自然界的作用，因而知道怎樣支配自然，怎樣利用自然。但是三百年來社會科學並沒有若何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怎樣的改善。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科學的落後引起了種種社會的病狀，最顯著的是新式的科學機械由舊式的人和舊式的政治，法律支配着，因而人與人之間發生了許多欺凌壓迫的現象。所以目前人類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狀況若不急

速改良，使它們趕上自然科學所進步到的程度，人類將永遠享不到安寧。

現代的青年較之三百年前的青年是處在一個更其嚴重的時期。社會科學的進步不比自然科學的進步的那樣易於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如人和自然間的關係那樣易於處置。但是青年血液中的進取性不願因見了困難或危險便中止其前進。在過去，他們致力於自然科學的進步；現在，他們又開始謀社會科學的進步。現在的青年除一部份照舊埋頭於自然科學的試驗室，以槓杆、電池、燒瓶、試驗管、解剖刀等作伴外，其他都投身於社會科學的試驗室中，把倫理、宗教、法律、政治觀念、教育制度、經濟組織等等作為分析研究的材料了。青年還是抱着和從前努力於自然科學者的同樣的目標，他們希望有所貢獻於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使人和人的思想更了解，人和人的關係更密切。

然而青年這種努力所遇到的反應是什麼？是否社會上一般人會了解他，歡迎他，鼓勵他？是否會有一種像舊日西方的羅馬教王那樣的威權，阻住了青年，指着他說：「你提倡的是異端邪說，燒死你！」是否會有許多青年遭着和勃羅諾、笛卡脫和加里利等人的同

樣的命運，被縛在樁上，被燒死，或者被罰跪着，懺悔自己的不該？

試驗的時期正在進行中。怎樣的結果還不得而知。但青年將認識許多的事實。那些事實或者更增加了他的懷疑，或者解決了他的的一部分懷疑。

再過幾百年後，抓住一個青年，問他，「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他的答覆一定極有趣味。

青年與教育

前言

我想在「學校」和「教育」的二個標題中選擇一個和青年談談，結果我取了後者。對於一部分青年，或者覺得「學校」較切合於他們的實感，而「教育」則似乎多含着抽象的意義。但我以為用了「教育」這題目，我們所談的範圍可以寬廣一些。

學校，這名詞現在有許多人提到了就覺得要感覺不滿。有許多人覺得在目前學校中受不到人生的教育。事實上，有些青年卻是帶着金錢入學校去買到了消費能力的訓練。學校曾經被一部分人認為一種表面的堂皇的建築。我曾經聽到過

不少人的意見，以為他們的子女簡直不必進現在的學校。

學校是供給教育的專門機關，但不是唯一的供給教育的機關。家庭與社會的教育力量，在某種意義上，是遠過於學校之上的。廣義地說，整個的人生都是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過學校教育正占去了青年時期的最精彩的部分，而且這時期的教育乃是作為許多青年進入社會生活的正式準備的，則怎樣使學校教育不陷於空洞無用，而能和實際的社會生活的需要相適應，倒是重要的問題。

在本文中，我們將把與青年特別有關的各種教育上的問題和現象，加以坦率的討論和分析。當然，我們不會忽略了學校——這在目前被認為教育制度的重心的機關。

教育的岐路和正路

每逢暑假和寒假，我們見到無數的學校招生的廣告代替了平時的商店廣告而佔

住報紙的首頁；這種情形所給與我們的印象，似乎是學校太多，而前往讀書的青年太少。有時讀到關於我國的教育狀況的報告，則又覺得我國的學校既少，受教育者也少，而唯有文盲爲最多。近幾年來在教育界注意到兩件事情，第一是學生因爲不能繳付學費而被學校拒絕收容，第二是學生雖然考入了學校，而因爲文憑的不合格，又被學校當局開除。最近見到另一件事情，便是教育當局的擬定限制大學中某某兩科的招生。

從上述的事實現象中，我們可以直覺到這樣的幾種情形：學校嫌學生少；學校和學生其實都嫌少；學校不要在經濟條件或教育規例上不合格的學生；教育當局以爲受到某種大學教育的人已經嫌多。

這些情形會給予青年以一個非常矛盾的印象，就是：學校似乎嫌多而實則教育極端不發達；教育亟需發展而有種種原因限制着它。

我們再看另一種情形。因爲從前封建時代的重用所謂士的階級，我國的讀書人一向就被放在一種特殊的地位。隨着西洋的教育觀念的輸入，於是所謂知識分子甚至被

視爲一種「萬能的人物」。學校教育的發展，實際上乃是在造成這種「萬能人物」的意義下推進的。這樣，雖然說我國的學校教育發展得遲緩，卻是確實曾經從農村從工商界吸引過不少人到這種製造「萬能人物」的機構中。

那麼，這種教育所收到的結果到底是怎樣的呢？在初時，這種「萬能的人才」確乎能夠抓住了優先的機會，進入各種社會機關。學校的畢業文憑成爲一種保證能力的標記，俗語把這東西稱爲進入一切事業的「敲門磚」。政界，教育界，新式的社會機關如郵政，海關等等，以至新式的商業機關如洋行，公司等，都成爲知識分子的盤踞地。這些機關的一種根本上的共通點，就是它們都是浮架於生產機關之上，或附庸於生產機關的。換言之，我們的學校所產生的知識分子，竟有大多數不是直接進入生產的機關的。他們構成了一種消費的知識階級。

教育有着表面的發展，一邊生產事業卻不發展。相反的，生產事業因種種社會上的障礙矛盾而顯有退步。於是浮架於生產事業和附庸於生產事業的機關乃聯帶顯出困

窘的狀態。這種機關吸收消費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很快就達到了飽和的狀態。隨着大量的知識分子的製造，有大批被從原來的機關拋擲出來。許多知識分子像產業界的後備軍一樣不時碰到失業的威脅。以前的「萬能」現在成爲「一無所能」；他們奔走於他們向來所盤踞的機關的門外，尋覓生活的機會。一個小小的書記，寫字員或賬房的招考，有上百個所謂知識分子去投身應募，他們的學歷至少是中學畢業的，有許多是大學畢業的，早先的優先選擇的權利，像夢想的黃金時代一般遠離他們而逝去了。

從學校中走出來的青年從前被視爲「萬能」的，現在甚至被斥爲完全「無用」。一個站在頂上的人說：「學校多一畢業之學生，社會即增一失業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子弟。」另外一個執權者說：「五年六年畢業的學生，至多祇能做識字的高等流氓，既沒有職業可做，亦沒有信用可以使社會和國家用他。」

學校教育顯明的已經走到絕路了，雖然在一邊仍舊有許多人相信教育是萬能的。還有一種情形值得我們考察一下。我們的施行教育的學校，間接或直接是由農民

所負擔的賦稅來維持的；然而，我們的教育卻不能普及於農民的子弟。這固然沒有明文上的限制，但經濟的條件乃是無形中的重要限制。青年要付過了高昂的代價纔能跨進學校的大門，這種代價自然不是被賦稅壓榨得貧無立錐的農民所能負擔，而祇有城市中的資產階級和鄉村中的地主階級纔能負擔得起的。於是教育成爲一般消費階級的專有物。農業學校設立在城市中，少數有福氣入內受教育的青年把所學應用在小規模的試驗場上，或者把學得的知識傳授給其他有福氣入學校的青年；在農村，農民照舊應用着原始的農具和方法種植五穀。

在工業化的都市，工人階級的子弟不進學校而很早就到機器廠，電力廠以至各種工業機關中充作學徒。幾年的經驗使他們就能嫻熟地玩弄那不可捉摸的電流，如意地轉動巨大的機械的軸輪。他們不懂什麼「作用」，「定理」或「原理」，但是他們卻清楚地認識所有的馬達，皮帶，以至各種機件的性質。他們沒有什麼文憑，藍色工衣上的油鏽污漬就是他們的知識與經驗的表記。

就在同一城市，有着各種高等學校以至專門學校這些學校的普通科中或專門科中都教授化學和物理。這裏有着服裝整潔的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差不多是被迫着從艱深的課本中學習各種不易把握的學理，小規模的試驗室中的燒瓶試管與機輪就夠使他們感到厭倦，除非好奇的心情會誘起他們多少的興趣。真正的噪雜的工場和油黑的機械會使他們望而卻步。這不是虛構的說法，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切近的例子。我們有許多人是在中學或大學內學過物理的，但是當家中的電燈需要改裝或修理時，我們卻常常要去請教一個十六七齡的電燈匠，在我們國內一個號為「最大文化機關」的印刷所中，曾經聘請過幾個從外國「實習」機械和工廠管理回來的人才；但是當那幾個「人才」在工場向工人侃侃地談說機械的學理時，一個工人就用當前的一架印刷機把他們難住了。藍色的工衣和潔白的制服，兩種服裝判別了兩種知識的效用。

這裏，或許有人要想，如果使有了實際知識經驗的工人受到學理方面的教育，不是有很大的益處麼？當然的，而且這是很合理的。不僅要在有了實際知識經驗之後，當他們

正在伴着機器玩弄着電絲積聚知識經驗時，就可灌輸給他們以相關的學理。實際的知識經驗與學理互相印證，互相補充，在教育上的效能是極大的。然而，這種辦法在現社會無論如何也不得實行。經濟的條件把學校的門縮小着，教育被局限於富裕階級的子弟。一般地說，我們社會的知識陶冶是祇及於消費的階級，而不及於生產的階級的。

從上述的情形，我們得到了這樣的印象：生產者的農民負擔着教育的經費，而教育卻不能普及於他們；生產者的工人從實際訓練中得到了有用的知識與經驗，而經濟的限制卻使他們與教育絕緣，不能從這方面得到學理的灌輸，更加充實他們的能力。我們社會的經濟制度把學校變為消費階級的子弟的專有物，教育乃成了與生產活動不相接合的形而上的東西。

教育已經走到絕路了：就是許多辦教育的人也不免這樣想。其實，教育是不會走到絕路的，目前的教育乃是被社會的矛盾狀態引入了歧路。那麼，怎樣纔是教育的正路呢？青年們一定會這樣問。下面我們就要討論這進一步的問題。

在出發點，我們須要認清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教育應該普及於全民衆。在從前的封建時代，教育是貴族階級的專有物。雖有一部分所謂「士」的也受到教育，但這種士人大都是受貴族階級的養育的，換言之，他們乃是貴族階級的附庸。中國舊時貴族的養食客，西洋古代貴族的爲文人的 *patron*，就是例子。到了所謂民主時代，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教育乃成爲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專有物。受教育的可能判別於經濟能力的高低。這樣，一般人對於受到教育的機會雖然比較封建時代爲自由了，但因爲資本主義的制度使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教育——尤其是高等的教育——始終爲在經濟上佔優勢的少數人所專有。然而教育正代表着人類中的啓發思想與增加智慧的一種制度，在一個自由而平等的社會，受教育的權利應該普及於所有的人的。

少數人專有教育的權利，總是不利於大衆的，所以，在大戰前的德國，一個醒覺了的教育家這樣呼喊着：「德國大學中所訓練的是霍亨佐蘭皇家的知識衛兵！」把教育給與多數人，就是對於大衆的一種光明的啓示。西方人雖然把愚民的宗教教育給與東方

人結果東方人竟也會從黑暗中摸索到一條光明的道路。所以，虛偽的自由主義學者房龍在美國的論壇雜誌中舉出歷史上的六大錯誤，說：「西洋人把教育給與東方的落後民族，引起了他們的民族自決的覺悟，這是西洋人自己鑄下的一個歷史的大錯誤。」就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教育的力量之偉大。教育不會走到絕路的；它給與文化落後者和被壓迫者以光明的啓示。在我們的崇尚自私的極端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正孕育着一個以互助合作謀取集團幸福的新社會。教育將為促成這樣的社會的一種主要力量。教育的第一條正路是帶給光明與大多數人，促進社會的整個的幸福。

這裏許多青年或者要懷疑，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錢，學校儘管增多設立，教育怎樣能夠普及到他們呢？這樣我們便觸到了另一個原則，就是教育的責任必須由國家負擔。國家這東西在過去是一種由少數上層階級統治多數下層階級的機構，但它要進化為一種平等的謀取集團幸福的機構。那麼，把教育給與每一個人，使他們成爲集團生活中有用的分子，這種責任當然要由國家負擔的。

們的國家保有着龐大的行政機關，設立着海關，郵政等等徵稅機關；但它沒有適當地負起教育民衆的責任。爲什麼學校要把大門單獨開向有經濟能力的人的子弟呢？這種限別顯然是錯誤的。國家應當把徵得的賦稅盡量地用在教育民衆的事業上，教育必須是義務的或免費的，而且最低限度的教育必須強迫施行的，如果青年的父母因自私或守舊而拒絕給他們的子弟受教育的話，自然，反對義務的普及教育的人，會舉出許多強辯的理由來；但這種理由都是一擊就破的。例如，有人說國家的支出很大，不能把巨額的金錢用於免費的教育事業；其實我們國家把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用於消費的和破壞性的政務及軍務，而把百分之五左右的收入用於教育民衆的事業，這已經顯出很大的缺陷來了。也有人說，施行教育需要建造新式的學校，這意思似乎以爲學校應當是一種漂亮堂皇的建築，而這樣的建築一時間就不容易造成；然而，我們要知道，蘇聯的施行民衆教育，甚至有以工房爲教室的，無用的教堂寺院都可以作爲圖書館。若使以爲學校必須表面堂皇，那是根本的錯誤了。我們有着許多浪費於無用的建築，可以改造爲學

校。我們現在正把許多新式的良好的教育工具誤用着。從事於屠殺生命的飛機，供給低級趣味的娛樂的電影，無線電，以至留聲機等等，在國家決定施行普及的民衆教育之後，立刻都可以變成灌輸教育的有力的工具。所以，這是教育的第二條正路：民衆的教育必須由國家負責供給的。

或者青年們還要發生疑問：現在教育這樣不普及，由學校所造成的少數知識分子還不能完全爲社會所容納；那麼在普及教育後所產生的大批人才，社會怎樣能夠吸收呢？這疑問需要一些解釋，就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目前在學校受教育的多半是消費階級的子弟，所教的又是與生產不相關聯的知識，這樣造就出來的與社會生產活動相隔離的人才，當然不易被社會所吸收。從這樣的解釋，我們可以得到另一個原則：教育應該施行於生產階級的青年，教育所灌輸的知識必須是生產的。

使文科的學生埋頭於前人的書本中，不去注意當前的社會生產制度；把農科和工科的學校設立在商業都市，使學生踏不到田野的土地，見不到煙突和機輪；這種教育方

法根本是錯誤的。文科的學生應該有充分的機會和社會接觸，農科應該建設在農莊上，工科應該附屬於大規模的工廠。在農科和工科優先的入學機會應該給與農民和工人；這不必是由於什麼階級優勝的理由，原因是農民和工人的生活環境與經驗，使他們在受到農科工科的教育上易於有進步。實際生活的經驗，足以增進學習的效能，這條教育上的原理是無可推翻的。

實際上，我們的社會有着一部分不勞而食的消費者，當然是一種缺陷；而特別把教育給與這一階級的人，尤其是不經濟不合理的事情。社會是在不息的進化，進化的方向是要達到一個生產的社會。人人都要從事生產，人人都應該受到生產的教育；這樣社會和個人的利益便能趨於一致。所以，教育的最後一條正路，便是教育與生產的合一。

在現教育制度下感覺苦悶的青年，應該明瞭目前教育所走的歧路。同時認識教育的正路。因為，現在受教育的青年，正是將來的教師；而在一種制度下感覺不滿的人，必定是最能努力於改革這種制度的人。

教育商業化

在我們的建築於商業資本的社會，教育已經澈底的商業化。學校成了一種買賣學問的機關。自然，一般人都明白商業勢力的侵入學校，不是教育本身的幸福。但是，從歐美發達成熟的資本社會傳來的教育商業化的潮流，已經有力地拍擊到我國，而且發生了很顯著的影響。我們的學校教育也漸次趨向於商業化了。

把十年前我國學校收費的數額和現在的相比較，我們便可以明白教育已進化爲怎樣的一種高價的買賣。十年前每學期收費一二十元的學校，現在至少要收費五六十元。當然，有人會說這是受了物價增高的影響；但就從這裏已可見學校是怎樣受着商業傾向的支配了。十年前學校收費的情形和現在的也不同。在以前，貧苦學生的欠費或借費是受到學校的寬容的。現在呢，把學費交到會計處或銀行，帶了收條去領取上課證，要有上課證纔跨得進教室的大門。這是道地的交易，決不能變通的；爲了繳不出學費而

被學校拒絕收容的事例，報紙上已經載得平常，現在除非那被拒絕的學生自殺了，報紙纔會當作新聞登出來。一個「不通世故」的獸子或許會問，在教室中多加着三五個繳不出費的學生聽講，對於學校對於那講學的教師會有什麼損失呢？而且，從教育上講，這不是增進教育的功效麼？不然的，學校的管理者會直截了當地對他說，「這樣我們的學校祇好關門了。」用商業上的術語說，不繳費而想入學校，即所謂「不是生意經。」

近年來，所謂職業教育成爲非常時髦的名詞。這也是從西方傳來的。似乎職業教育的意義，是因爲普通教育太空泛了，纔引起了這種對於實際職業訓練的需要。不過，實際情形或者不是這樣的簡單。在所謂職業教育的運動背後，有着一種流行於西方商業社會的功利主義的教育哲學。美國哇海哇州阿克朗地方的學校視察員戈斯林博士（Dr. Thomas W. Gosling）曾經這樣地說過，教育的效用是在於增加賺錢能力（earning power）。這位功利主義的教育家爲證明他的學說，還特別把許多學校畢業生編成統計，證明初等教育的畢業生賺錢能力最低，中等學校的畢業生就高一些，專科大學的更

高一些。於是爲增加青年賺錢的能力和機會，學校照着社會中各種賺錢的職業，分設了許許多多的專科。電影編幕 (scenario writing)、拳術 (boxing)、家庭裝飾 (household decoration)，以至高等推銷術 (high power salesmanship) 等等，在美國的大學中都會列爲專科。所以，進步教育者瑪丁氏 (Everett Dean Martin) 批評說，美國大學中的專修科目，正和百貨公司的目錄單差不多。

我國的學校中幸而沒有這種光怪奇離的繁細的分科；然而，在我們的都市中，也有不少具體而微的職業分科學校成立了。幾年前，當郵務與海關成爲許多青年的理想的職業時，有兩個郵務海關學校競爭着吸收希望能夠進入這兩條賺錢之路的學生。出現於報端的廣告是「郵政海關招考」，下面加着兩個不上眼的小字「新生」；被這觸目的廣告引起了注意的人仔細一看，纔知道是學校招生，而不是真正的郵政海關招考。但廣告中是把畢業後進入郵政海關的可能說得非常之大的，意思是愈多學生去入學愈好，爲什麼要這樣熱心勸人入學呢？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這樣，功利主義的教育，連教

育的本身手段也完全被商業化了。直到現在，因為青年受過普通教育後出路的困難，這種商業化的投機教育祇見發展，而沒有消滅。除了郵務海關學校之外，我們已經有着許多的教授打字，速記，汽車術，以至無線電工程等等的學校了。

自然，我的意思並不以為上述這些學校沒有一點教育上的功用，但我以為這些學校所收的學費與所施的教育，常常是不相當的。職業學校常常利用着青年急於就職的心理，把教育的過程縮得極短，名之曰「速成」；而教育過程愈縮短，所收學費卻是成反比例的增大。就在這樣的情形中，我們可以看到用金錢購買教育的最顯明的標型。這是徹頭徹尾的教育商業化。

在美國，許多職業速成的學校甚至用跑街兜招生員。據一九二七年九月美國 *McCall's Magazine* 上一篇題為出賣文憑的文字中的敘述，有一個賺了許多錢的職業速成學校，曾經公然承認，它所收入的巨額學費，每元中祇有一分 (cent) 的四分之三是用於教學方面的，其餘則完全歸於佣金很高的跑街與創辦人。商業化的教育居然會成功

的；這或許就是這種趨向所以能夠發展起來的理由了。

然而，任何依據於社會的矛盾狀態而發展的事情，總是不能持久的。教育商業化所依據的是我們社會中容許以金錢購買知識和訓練的矛盾狀態。當社會的本身矛盾無法解決時，依據於這種矛盾的畸形制度便也發生搖動了。自從經濟恐慌的潮浪發生後，美國的商業化的學校已有不少關門，原因是牠們所造就的「速成」人才社會也無法容納了。在我國，早幾年的職業速成學校現在已不大見到宣傳的廣告，而青年對於一般學校的嚴格收費表示不滿的，也日見增多。教育商業化的錯誤傾向必然要被糾正過來的。至於糾正到怎樣地步，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得明白了。

青年與勞動

前言

「勞動」二字對於青年沒有「職業」來得親切。在學校中求學的青年，尤其是快要完成學業的青年，沒有不關心職業的問題，就因為這緣故，我要對着現在的青年將這問題仔細談一談。但在動筆時我又將題目中的「職業」二字換做了「勞動」，青年讀者或者不會因這题目的不親切而忽略了它吧。我想先將我對於這题目的意見說一說。

從字面上看，「勞動」的涵義似乎廣泛些，「職業」則似乎確定些。但就實際上說，二者的分別還不祇這樣。尤其是我們目前的所謂職業者，或者混亂了勞動的

意義，或者竟與勞動的本義相背馳。確實的，社會制度的演變已經把我們生活這一個重要方面陷於很深的矛盾中了。

勞動在理論上是被重視的，但真正從事於「勞動的」職業的人並不被重視。勞動被訓練為生存的要件，但許多無職業不勞動的人也能過舒適的生活。許多人要靠勞動而生活，他們卻得不到勞動的訓練與機會。有不少所謂職業者是不包含任何勞動的，有許多職業是雖然勞動而完全不生產的。還有，從事於最劇烈的勞動的人不一定能得到生活的酬報，而從事於不需要任何勞動或不生產的勞動的職業的人，有時卻得到遠超過維持生活的酬報。

由於上述的種種複雜和矛盾，我決定在題目中採用「勞動」這兩個字。在這個題目下，恕我不能學着新式職業教育家的口吻，指導青年怎樣是學習職業的態度，怎樣是從事職業的精神，和怎樣是謀得最優美的職務的門徑等等；我僅想根據勞動的本義，把目前青年在尋求或從事職業中所遇到的困難或疑點分析討論一

些對於準備着或已有着好職務的青年，這樣的談話或者不會有多大的趣味，但對於徬徨在生活途中的青年，或者可以增加一些思考的資料吧。

勞動的訓練和機會

在現代，一個青年一面在書本上或師長的口中接觸到許多獎勵勞動的理論，一面又在報紙時事欄中看到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的消息，他將感到怎樣的疑惑？幸而我國政府不大管到個人尋求職業的情形，沒有失業的確實數字來給人注意。可是，在家長或自己託人引薦事情時的困難的情形，已足使每個敏感的青年發覺，早先所接受的理論與當前的事實間的絕大的矛盾。任怎樣都解答不來；職業勞動在理論上被稱爲生活的要件，而事實上卻有這麼多的人要求職業勞動的機會而不可得！

天真的或有志的青年常在口頭或筆上自許着，要爲社會服務，爲國家盡一分子的力量。至少他們常常這樣的自信，要自食其力，不做寄生的蠹蟲。但實際的環境隨處可以

阻礙他們的計劃。無論為社會國家服務，或為自己謀生，總須要經過相當的訓練與機會。而這種訓練和機會就不常能如意地給青年得到。在目前的社會，差不多所有職業的訓練都須要金錢來購買，這不是許多青年所能辦到的。還有，不管你的知識能力是好是壞，作事的機會大都須要用某種手段或門徑去取得，而這種手段和門徑卻不一定為青年所具備。於是青年在理想上雖然希望為國家社會或一己的生活而盡力做事，實際上他常會被逼到有力無用處的地步。

失業人數的激增是現代許多國家一致的現象。受過教育或受過訓練的青年的失業，尤為大家所關心的事情。國外常常有這樣的故事傳來：一個小職務的招考會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或訓練的青年去應徵。大學生充鐵路小工，賣報，投考警察等新聞，起初是引人驚異的，現在已不足為奇了。在我國，因受高等教育訓練的多為特殊階級的子女，而外表半洋化的城市社會正需要新的人物來裝點，知識青年的就業一向倒不如外國的困難。但近來的情形已大不如前。青年視學校為尋求好職業的途徑者的增多，與社會成

反比例的敗壞，使許多無特殊倚傍的青年碰到與他國中一樣的困難。在偶有的新式職業——如郵政、海關——的考試中，我們已看到知識青年競爭職業者的擁擠。一個人在社會上爬高了，他的足下會踏着百十封的薦託信；一個人在政界中鑽通了，他需要在報紙上回絕無數遠近奔訪的親友。有着可用的頭腦與手足而無處去用的情形，已成爲中外一致的現象。

青年當知道自己是和這大難題正面對着。有許多青年曾經歷過這種困難，許多正被包圍在這種困難中，更有許多則不久將遇到這種困難。無論如何，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當然，也有不少青年能靠託父兄的勢位，不必自己打算職業或勞動的問題。但這不能有補於大部分青年的苦悶。尤其是在這班所謂知識青年外，尚有在較低的生活層或社會層中的無數青年，論秉賦和別的青年相同，而體力則超過之，但環境不容他們有較好的訓練，更不容他們有向上發展的機會。把個人的境遇好壞攔開了，從社會人類的整個向上發展上看，就可知這種的情形實在是非常的缺陷，而且包含着絕大的危機。

我們試從這樣的問題着想：若說一個人的勞動或服務是為社會國家的整體謀建，求幸福，不祇為自己的生活，為什麼社會國家不設法使每個人有勞動服務的機會？若使最大多數人經過最良好訓練的勞動，能為社會國家謀到最高的幸福，為什麼社會國家不設法使每個人得到最良好的訓練？一個向上謀發展的社會或國家，應當使它的每個成員盡他的最長的力量，那末，一個受過某種特殊訓練的青年，為什麼要被迫去從事和他所擅長的絕然不相合的工作呢？如果說這是人才的供給過於工作上所需要的緣故，那末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或國家為什麼不按照各方面工作上的情形，有計劃地訓練所需要的人才呢？科學發明改進了勞動的方法，減省了勞動的時間，是社會國家整體的利益，這種利益的公正分配，應該是平均減短社會國家中每個成員的勞動時間，使有多份陶冶和休息的機會；但我們所見的許多社會國家為什麼因了勞動方法的改進，反而增重失業的恐慌，引起大家的不安？

上列的問題大約可使我們認識到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勞動力應該是整個社會

國家建設中的基本的力量，現在卻完全被放在個人的基礎上。

目前社會的所謂職業者，通常只代表個人在維持生活中所得到的一種方法而已；這種職業是否有利於社會國家的整體和是否合於勞動的原理，倒是不大過問的。對於這種所謂職業，個人決不能理想地隨着社會國家的需要或個人秉賦的適合，自由地去選擇。職業只代表個人謀生的方法，而在以個人幸福為前提的崇尚競爭的社會，個人只能順着環境候着機會去尋求能夠爭得到的職業。所謂好職業，通常是指最能賺錢——即最能供給個人舒適生活——的種類，而不是最與社會國家有利的種類。

尋職業是個人的事，對於職業的訓練尤其要看國人的力量。職業的訓練須用金錢去購買。若使照現在一般的假想，把學校視為訓練職業的機關，那我們便知道得到最高的職業訓練是需要怎樣的錢了。而這當然不是許多青年所能辦到的。還有，屬於最下生活層的無數青年，甚至連最低限度的學校訓練都無力求得；他們祇能憑着自己體內固有的勞動力，在最刻苦的情形下求得一些粗淺的訓練。

然而就是用金錢在學校中買得的某種職業訓練也不見得完全有用；目前世界知識青年失業潮的澎湃，可爲這點作一現成的證明。社會國家沒有整個地利用全體成員的勞動力的計劃，而聽任個人憑着經濟的力量在學校購取的訓練，顯見得是要失敗的。即使有各種投機的臨時職業學校起來補救普通學校的太機械，也不能有實際的效果。個人的識力趕不及社會國家需要的變遷；某種職業在一時時行起來，等到大家爭趨去學習時，它的吸收力或者早成爲過去了。還有，個人的能力常不能與社會國家的制度習慣相適應；當一個社會或國家是無計劃地聽任其中的個人逞着慾望角較勝負時，許多能做事的人是會因缺乏機會或手段而被犧牲的。

普通學校教育的不夠解決青年勞動的問題，一般做家長的和青年自身都已經覺察到了，就是那種應時而起的職業學校，專修學校或補習速成科，也不能有實際的效用。在我們的保留着封建氣味的舊式職業界，一個經過學校訓練的青年要廁身進去時，還不得不乞靈於一冊酬世錦囊。許多青年在學校中埋着頭揣摩着怎樣到新式的「寫字

間」中謀取一個位置時，卻早有人挾着一冊洋務職業入門佔先去了。

當然，上面所說的是職業社會的一個極小部分的情形。在廣大的職業勞動界，不調協的情形還不祇這樣。通行於我國社會的所謂學徒制，乃是以最大勞動力的搾取，換給以最粗淺的職業的訓練。但就是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求得。社會國家不設法使人民的勞動力在最適當的情形下訓練發展，不供給人民以最善地應用其勞動力的機會。社會國家的無整個計劃使許多人的勞動力成爲過剩，同時，恰好給其中放縱過度的個人慾望尋到一個利用或搾取的對象。像一個不照種植計劃的林園，沒有行列，不加剪裁，聽任許多樹木順着自然力競爭生長着；先長的樹木已經葉大枝肥了，還要枝杈四出地佔去了所有的陽光，把後種的同樣具有滋生力同樣可成爲良材的樹木掩蓋着，阻住了它們的發長。

能夠從中取得利益的人，用各種各樣的話來擁護這種無秩序的狀態。最巧妙的是借着進化論者的理論，說這是循着生物自由競爭的原理的。在法國，有一句比較露骨的

俗諺說，「走開，讓我來。」(Ote-toi de là, que je m'y mette.) 爲滿足「我」的利益，發展「我」的慾望，摧殘他人的勞動力和剝奪他人的生活權，變成了合理的事。我們口頭上所說着的「互助」、「合作」、「羣力」等好聽的名詞，在這種現象和理論之前要大失地失色。

青年大概都聽到過我們的長者所說的一句「至理名言」：「喫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代表着我國傳統的勞動哲學。「喫苦」是手段，做「人上人」是目的。把社會國家的利益拋開不管，每個青年先要忍受自己的最大的被壓搾，爲的是將來可壓搾他人。然而這種理論究竟是對的麼？每個受過現代思潮洗沐的青年當已經知道個人的幸福必須從羣體的幸福中去求，纔是最合理最有保障；而羣衆的幸福，祇有靠每個人最善地貢獻他的勞動力，共同去建造，纔能夠持久穩固。假借自由競爭的名義以放縱個人的慾望，壓搾他人的勞動力以滿足一己的自私，在社會國家的整個建設之前，完全是不能准許的。

勞動不應該是「喫苦」的事；勞動是社會國家集體建設的基本力量，它應該被伴以愉快的感覺，給以愉快的環境和酬報。惟有以個人為本位的職業是常常需要「喫苦」的，因為它的目的只是為解決個人的生活，發展個人的慾望，而在達到這種目的時，任何競爭的手段都要應用，任何苦痛的壓迫都不得不忍受。

為着社會國家的整體的利益，每個人都須受到良好的訓練，使他的勞動力能夠發展，適應到特種的技術，以供給社會國家的需要，在縱容個人慾望的社會狀態下，一個人從良好訓練取得較高的生活地位，常是對於他人慾望的一種威脅。用昂貴的代價把購買較高訓練的機會減少，是我們社會限制生活競爭對手的一法。用苛刻的方法摧殘他人的勞動力，是佔得優良生活地位者消滅競爭對手的又一法。然而，當社會國家做了勞動力的支配者時，這種不正當的方法完全要被禁止。社會國家是一個集體的文化經濟的保有者，為了這種文化經濟的更進發展，社會國家有支配并供給它內部的各個人以適當訓練的義務。除了低能和白癡，在一個努力於共同幸福的社會國家內，不分貧與富，

任何人都得到良好訓練的機會。

青年當知道我們的現狀和那種謀集體幸福的理想離開有多少遠。青年并不怕勞動，書本上和師長的口中徒然反覆申述着勤奮耐勞的美德是沒用的。社會國家不擔起訓練青年職業勞動的責任，縱有着許多職業補習速成學校，也不過滿足一部分投機者獲利的動機而已。問題的根本在於社會國家方面，補救的方法祇有從社會國家的改革着手。

當然，這不是容易的工作，但也決不能避免。這人類生活最重要的一方面的不調協，已經造成很大的苦悶，恐慌與悲慘，而它的趨勢還在擴大加深。剛踏入實際生活的門的青年，正和這大難題相遇着，他的銳敏的神經將發生怎樣的反應？自然，有一部分僥倖地通過了，也有一部分屈服而成爲消極；但大多數青年的向前進取，不幸遇到這種無理的碰擊，必定會發生懷疑，不滿，以至極度的憤恨，而最後便是要求一種徹底的改革。這種要求與他方面對現狀不滿而發出的改革的要求，將成爲社會國家推進中的巨大的力量。

勞動力的浪費

爲着社會國家集體幸福的建設，勞動力應該最善地應用，這點我在上段已經說過。不僅這樣，勞動力還須最經濟地應用。使許多人的勞動力不能隨着良好的訓練而發展，使許多人的勞動力因失業而得不到應用的機會，這已經離開了經濟的原則。還有，大量的勞動力在惡劣的環境中被壓榨濫用，是同樣地不經濟。就是許多被認爲好職業者，如果不是真正生產的，那勞動力的應用還只能算是浪費的。

照目前的狀況，所謂職業的自由選擇常是辦不到的事。環境和機會是決定青年職業趨向的要素。生活緊迫着人，青年投入實際生活的海中，像被風吹着的柳絮一樣，碰着可以黏得住的地方，就得停留下來。只要環境的阻力不太大，能夠供給生活的需要，他就會盡着他的力量去求適應。而這種勞動力的應用是否有益於社會國家，常是顧不到去問的。

一方面，社會和國家是無計劃地任個人的慾望發展着。許多事業的興盛，常常不是因為社會國家的需要，而僅是爲了能迎合并滿足個人的慾望。流行性的奢侈營業，刺激感官的低級娛樂以及滿足利慾的賭博性的投機事業，代表我們社會的蓬勃興盛的三方面，而爲社會國家真正需要的工業生產和文化建設，則相反地荒廢退化着。爲了生活，許多人手被吸入那種興盛的事業。誰管得呢？這種事業常被稱爲上選的職業。但從較大的方面看去，這許多勞動力的浪費於不生產的事業，卻正在促着社會國家的衰敗。

根據勞動的原理，勞動力的最善和最經濟的應用，必須合於三個主要的條件：第一，勞動的時間必須適度，不能過長；第二，勞動的狀況必須愉快而有變化；第三，勞動的功用必須生產的。現在我想根據這三個條件，大略談一談目前職業上勞動力的浪費的情形。

——我們大家都注意到，社會上有一班終日全然不勞動的人，也有一班勞動到十數小時難得休息的人。這種情形將怎樣地解釋呢？當然，這可說是由於個人生活的關係；前者不需要任何勞動已夠生活了，後者則非勞動十數小時不得生活。但從以社會爲基礎的

勞動原理上講，這是十分不合理的。這兩種情形同樣表示着勞動力的浪費：前者是使勞動力空閒着，結果至於退化；後者使勞動力被濫用着，結果便是摧殘。對於社會本身，這二者都是有害的。

一個社會要用多少時間勞動的生產去供給它全部人口的各項需要，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現代科學的進步使這種計算成爲十分精密而準確。把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比較公平而合理地分配於它的每個勞動的分子，是何等有意義的事。在一八八六年，一位奧國的社會學家赫茲加曾把他本國的情形作過這樣的一個計算。據他計算的結果，奧國內農業、建築、麥粉和砂糖製造、煤炭和鐵礦的開採、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等等的生產，要使它們足夠供給全人口的需要，約須六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動力。當時奧國全人口爲二千二百萬，能勞動的壯年男子約有五百萬人，使這五百萬人分配上述預算需要的六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動力時，每個人每年只要勞動三六·九日就夠了，假定每日勞動時間是照當時通行的十一小時制。如果換二個計算法，假定每年作工三百日，那麼這五百萬

個人每天平均只須勞動一小時又二十二分就夠了。赫茲加的計算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這許多年來，各國的人口雖有增加，但機械發明增加生產的效率，勞動時間的減少，是當然的結果。但除了歐戰時以外，各國從沒有用過這樣的計算法以支配整個的生產計劃。我們所看見的是一部人——當然是指可以勞動的——絕對不勞動，而無數人則過度勞動着。雖然這無數人過度地勞動，而貧乏和飢餓的追着他們，正與豐足和奢侈伴着那一班不勞動者的現象一樣顯著。顯然的，由於勞動時間分配的不適當所造成的勞動力的浪費，是在把我們的社會趕上敗壞的路。

勞動力雖然要靠應用而發展，但也要靠休息和調節而更新。工作的環境對於勞動力尤其有重要的關係。根據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發見，長時間刻板無變化的勞動，與在不環境中的勞動，最容易引起「疲勞」，疲勞的結果是減低勞動的效率。但我們目前的勞動狀況是怎樣？青年應當知道，除了高大洋樓中坐六時寫字椅的外，大部分鐵籠式的工房中所過着的是我們不容易想像的生活：十小時以上的工作，空氣光線俱不充足

的房間，督工者的無人性的面孔，以至兩手或兩足像機器一樣不停的重複操作——疲勞是必然的結果。這樣地應用勞動力，也是浪費的一種。

勞動力的最經濟的應用，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到最大的效果。要達到這目的，必須使勞動的人有充分時間的休息和陶冶；而在工作時，尤必須有愉快的和適宜的環境。場所的空氣流通和光線充足，使精神振作，腦筋清醒，指導者態度的適當和同伴者的互助合作，使工作減少疲勞。關於這種增進勞動效能的方法，我們的社會國家所達到的文化程度是早已透澈知道了的。但我們目前的大部分生產事業不是由社會國家主持，而是由個人支配着的。個人所希望的是較直接的贏利，生產的設備力求簡陋，用最少的資本購買最多的勞動，是博得直接贏利的辦法。這種辦法在個人方面是視為最經濟的；但在社會國家的較大方面，這樣縱容個人對於勞動力的濫用，乃是極大的浪費。

最後，讓我們再根據勞動的第三個條件，考察一下目前許多職業中所包含的勞動力的浪費。在本篇的前部，我已經指出過，目前有幾種特別興盛的事業，都不是爲了社會

國家的需要，而是因為能迎合并滿足個人慾望的放縱。投入這種事業者的徒然耗費着有用的勞動力，或者竟是把有用的勞動力去浪擲於和社會國家有害的方面，是極其明顯的。但當個人感覺尋求勞動機會的苦悶時，這種興盛的事業卻顯示了極好的出路。在解決個人生活的前提下，它們竟被認為好職業。有不少青年特別去受訓練，希望能進入這種好職業。

生產食糧的農業，製造必需品的工業，不一定被認為好職業，而供給奢侈品和惡俗娛樂與投機賭博的營業，卻有許多青年爭趨着。在這種事業中成功的青年，不乏穎敏的頭腦和健全的勞動力，但這些卻被用於對社會國家的發展進步有相反價值的事業，實在是是很可惜的浪費。

生產和建設事業的衰落退步，使許多勞動力成為過剩。為生活的關係，這種過剩的勞動力必須尋到一個應用的地方，以換得適當的口糧。通常被尋到的是在生產和消費的中間——一種所謂中間職業的事情。我們目前的商業界正集着這種中間職業的大

成。銀錢業，買辦業和廣告業，代表這種職業的三個最大的分類，而在這裏面是包羅着各種大小的兌換商，介紹者，掮客，跑街，書記，幫辦等等，生產事業不振，消費出路不暢，他們便用了機詐的方法去刺激起消費者的胃口，從中取得一筆生活費。利用投機賭博心理的股票，公債和地皮營業，投合虛榮或誘惑心理的奢侈，化裝和娛樂事業以及刺激好奇心理的廣告宣傳事業，在我們社會中的繁盛，便是由於這種緣故。但這種事業的興盛絕對無益於生產，而且反有極壞的影響。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完全是寄生者。他們不真正勞動，只是用着機詐和手段，騙取他人辛勤的結果。

然而這種職業卻正是目前許多青年所預備進入的。許多青年在受着關於這種特殊的訓練。有不少所謂商科學校和職業補習學校者，正在灌輸這種訓練。投機博利，積聚居奇，以及利用廣告推廣不需要的商品的方法，都成爲專門的「學」，教授的是擅長這種「學」的「家」。但青年必須知道，這種職業訓練所包括的都是商業的，即寄生中間的，而非直接生產的，即工業或農業的。

把職業劃分為生產的和非生產的，教人去選擇，在許多青年或者要覺得很困難。這裏再將這點說一說。上段的把商業列為寄生的即非生產的勞動，乃是就狹義而言，指一般從貨品的交易中牟利的情形。照我們目前對於商業的廣義的解釋，它所包括的一部分事業如交通、運輸、公用供給等等，在本質上都是與生產有關的。廣泛的說，社會中大多數職業都可以分為生產和非生產的兩方面。就是教育娛樂等表面似與生產制度毫無關係的事情，也可以劃成這樣的兩方面。不論書籍報紙或電影，無線電，如能指示對於社會生產正當觀念，介紹生產訓練的基本工具，鼓動或調節生產勞動者對於職務的興趣，它們的編者，作者，製造者都應被認為有貢獻於生產的；如果這些講的是形而上的或迷信的使人消極的東西，誘起人放縱或怠惰的心理，從事這種製作的人便是有了對於生產相反的貢獻。青年若使不乏研究的興趣，不妨把我們目前的一般職業用這樣的標準仔細的審度一下，看看許多人用於這種職業上的勞動力是有若干貢獻於生產，有若干是無價值的浪費。

這裏我想不再談下去，最後要提起這問題的根本的一點，就是許多勞動的浪費，造成的社會國家損失的也在社會國家本身。正如我在上篇所指出的，要根本改革社會國家，使它們能有計劃地訓練並應用所有的勞動力，纔能免除浪費的弊害。而目前青年所應注意的，便是這種改革力量的造成。

勞動的酬報

勞動的目的，切近一點說是爲得食，廣泛一點說是爲生活。在我們的社會，得食或生活的交換媒介是金錢；金錢是勞動的酬報品。對於從事職業或勞動，我們通俗有一種說法，叫做「賺錢」。所以，本段所要談的也就是賺錢的問題。

對於這個題目，青年們大概能多發生一點興趣。賺錢的話是大部分人從小就聽親長說慣着的。在進入職業時也沒有不關心到這問題。錢是一般心理中測量職業好壞的標準。賺錢的多少是我們社會測量一個人的能力和地位的標準。爲了過分想到錢，許多

人甚至忘卻了勞動的本身，好像賺錢倒是目的。顯然的，這握着生活的鎖鑰而繫着無數人的慾望的金錢的問題，不僅是有興趣的，而且是極端重要的一個。

可是，使金錢成爲重要的問題者，卻不是它的能使人滿足，而是它的使許多人不足。照上述勞動的目的，從事勞動的人至少要能得到充足的食；但許多人在盡了勞動的本分之後，所得的金錢酬報並不夠得食。我們所見到的奇怪現象是飢寒困苦常常伴着許多勞動得最劇烈的人，而一部分不勞動或勞動得很少的人，反在過着豐富的生活。爲什麼要有這種不平均的事情呢，若使社會上所謂「謀共同幸福」的話不是騙人的？在職業界，常常有不平的呼聲發出，要求改正這種情形；但大半都不能達到目的。似乎對於這種金錢酬報的分配，也有某種制度或原則存在着。於是，對於那種分配的制度或原則，便在許多人的思考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通常我們聽見職業上付給酬報時有這樣的話：「你有怎樣的能力，我給你怎樣的錢，」或者「你做多少事，我給你多少錢。」勞動的質和量，似乎是給與酬報的兩個標準。

從功利方面着想，這樣的標準可說是很對的。但這種標準能否應用得公正呢？在我們的社會，雇用勞動力的是有着感情的個人，而不是單能憑着理和法的社會國家，那麼在應用這種標準時，是否會沒有弊端呢？

在職業界經歷過多少時候的青年，一定可以引證不少事實來答復上述的問題。是怎樣的答復呢？從青年的口中，我們聽見最多對於職業酬報抱不滿的話。當然，有一部分是由於慾望的過奢，但大多數確乎有不滿的理由。同等能力，同一職務，而酬報的相差有時會使一方面在滿足侈奢慾的程度以上，一方面在維持生活的限度以下。不乏推想力的青年，有很多也會因着本身的不滿足，而見到其他較自己受到更不平的待遇的人。在低下的生活層中，常有盡着最大限度的勞動力，而幾乎不能維持一口或一家數口的食糧的。

在沒有完全同化於西洋的功利主義而保持着多分封建氣質的中國社會，勞動的質和量的標準尤其不能應用得適當，不平的情形也尤加顯著。身分和社會關係是附加

於上述的標準，成爲取得良好酬報的必要條件。親友的攀引，有勢力者的推薦，是一般人公認的事實。在都市社會中，「面子」和「人情」二者換取金錢的力量，遠過於真正的勞動。就像醫生這樣爲任何社會所必需的專門勞動者，也不免要借光於特殊階級的題名賞拔，以提高其換錢的標準。

說有標準，而實際全不依標準，是目前職業界付給勞動酬報時的一般情形。再看我們社會區別勞動價值的另一種原則，也是同樣的不合理。那是把社會所同樣需要的勞動分爲勞心和勞力二種，而竭力提高前者，貶抑後者。從表面的理論上看，所謂勞心——即腦力勞動者，似乎需要較多的訓練過程，而所謂勞力——即體力勞動者，似乎是較簡單的一種。但實際這種差別完全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社會用高昂的價格把腦力訓練限制爲特殊階級的專利品，而用相反的壓抑把體力勞動貶到最低的地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爲這樣的話，保證腦力勞動者處於統治者的地位，迫使體力勞動者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在前者中，包括所有政客、官僚、教士、文人以至掌財者，在後者中，則

全爲工人、農夫等賣力氣的人。當然，統治者所處的地位和握有的權力，正是我們社會中換錢的要素。結果是兩端愈趨愈遠：在勞心者中，有只要費着極小限度的勞動而就可得到優厚的報酬的；在勞力者中，有終日竭力勞動而不能養家活口的。

顯然的，我們社會付給勞動報酬所根據的標準和原則是太不切實了。最感到缺陷的是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要使每個盡着勞動責任的人能夠得到食，使依賴他供給的家人也能夠得到食——都不能達到。一面有人呼飢號寒，另一面卻有人享受着豐足和侈奢；這已經失去了謀社會「共同幸福」的意旨。我們所見到的是一片無秩序的狀態，每個人拚命奔趨，競奪着飽滿的食與豐足的生活。

爲了競奪食物與生活供給的不易，許多人不得不從事金錢的積蓄，以圖補救。我們社會的提倡節儉，並不是爲怕浪費，——因爲目前有許多人是視能浪費爲光榮的，——而是顧慮未來的生活。勞動報酬的漫無標準，使許多人只能含本而逐末，不從事勞動能力的改進，單求能積集些金錢，或從已有的金錢化生更多的金錢。怎樣儲蓄生利，怎樣從

購買中節省金錢，在目前都成爲重要的常識。許多人不得不煩去學得這種常識，而不願去學習生產的勞動。

有更聰明的人，竟覺得孜孜從事勞動去換取有限的金錢酬報，是愚蠢的事，而最好能一下獲得巨額的金錢，可以坐享安逸的生活；因爲，勞動不一定能保證生活，要現成的金錢纔能穩當地換得一切生活的需要。當然，這樣的目的頗不容易達到。但有人成功了，社會卻會把他目爲非常的英雄。在數年前，上海一個最大的猶太富翁死了；這富翁在上海算得第一個有錢的人，他是被許多人所捧着崇拜着的。於是他的死成爲不平凡的事，有人替他做極長的生活史，發表在報紙上。據他的生活史所顯示的，這位猶太富翁的奇蹟就是起初不過一個窮漢；但他有智慧，有眼識，結果能不用一點勞動而獲得最多的金錢。大概的情形是這樣的，起初這猶太人就會積蓄錢，後來他把積蓄的錢做了幾次鴉片生意，賺進很多的錢，再拿這錢做地皮生意，又獲得無數的錢，從此他穩坐在金錢之中，安享一世的幸福。

上述這位猶太富翁的一生遺範，爲目前社會的許多聰明人所遵循着。社會的繁榮方面是順着這位富翁所走的路徑發展上去；但在鴉片和地皮生意而外，現在已增添了金子交易，公債交易，以至香檳票，有獎儲蓄等等新花樣。有不少人攔起了固有的勞動力，把全副精神消費於這種取得金錢的捷徑中。

然而，這種獲取金錢的捷徑的繁榮，並不使外面的世界有起色。外面世界的多數人照舊因爲愚笨，或者沒有機會，不能拋開勞動，去俟候更好的賺錢的機會。而他們所得酬報的低微到不易滿足食的需要，也一仍舊況。同時，因爲努力於賺錢捷徑者智慧的增多，把外面的金錢都吸了過去，多數人謀生得食的情形尤感困難；就連一向處於較優地位的腦力勞動者，其底下的一部分已同樣被這種困難所包圍。教師，書記，文人，以至政客官僚的屬員，統統感到生活的一步步加甚的威脅。本來他們對於酬報沒有抱不滿的，現在漸漸同聲喊出不足的調子來了。

究竟要怎樣填平這種不滿，怎樣可使大多數的體力勞動者得到更公平的酬報，還

有，最根本的是怎樣可使每個從事勞動的人不擔憂得食和生活等問題，現在是愈見得迫切而重要了。或者給與勞動酬報的標準和原則要澈底改過，或者作為勞動酬報品的金錢要另換一種，或者雇用勞動的和決定勞動酬報的職權要由個人移到社會和國家方面，關於這些問題，我現在不想獨斷的答復。我想富於生活的勇氣的青年，在職業界經過了一些時候，一定能根據他清醒的理智，作一澈底的判斷。上面所談到的，或者可以供他們作為判斷前的一個參考吧。

青年與科學

科學的建設性和破壞性

正像一切事物的有着善和惡的兩面，科學也有着建設和破壞的兩面，前者是代表善的，後者是代表惡的。在近代的所謂科學文明的世界，無論在內的組織和外的應用方面，都有着科學這二種性質的對立。青年要研究科學或者要應用科學，若使他沒有先認清科學這二種相對的性質，結果不僅是他自己的不幸，而且是社會人類的不幸。

青年大概都認識一九三一年逝世的愛迪生這位大科學家吧，祇要提起電燈和留聲機這二種發明，我們已可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的恩澤是怎樣廣遍及於每一個文明人的耳和目。這位大科學家可以說是努力於發揚科學的建設性的一個範型。但是在愛氏

逝世後一般人著文紀念他的時候，有人一邊讚揚愛氏的種種造福於人類的發明，一邊卻又說起愛氏曾把七十二種關於戰器的發明遺贈與美國的政府。所謂戰器，就是殺人的東西，也就是毀滅人的生命和一切物質建設的東西。這顯示出，就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科學家的身上，還不免有着科學的二種相對的性質所形成的矛盾。他把建設的東西給與了普遍的人類，同時，留下了破壞的東西給與他的狹隘的國家。

就在科學落後的我國，同樣可以看到科學的建設性和破壞性相對地發展着。譬如，我們講最近全國所熱心注意的飛機：這是一種科學的產物。從上海轉南京到漢口，重慶，現在已經成立了一條航空線，每日有兩架飛機在這交通不便的路線上往來，載着乘客和郵件。在文化的傳播上，這兩架飛機的往來多少是有着建設的價值的。那麼，我們再把記憶力稍稍推向前去；不過，不要記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中外國飛機轟炸中國土地的情形，而還是想一想幾年前河南一帶發生內戰時我們本國的飛機在鄭州、開封等地方轟炸的情形。據當時報載，一般人民看見飛機前往亂擲炸彈時，祇能把身

子鑽入地穴逃命，而讓不能搬走的房屋和農作物留着給轟成灰燼。這同樣是飛機的效用，但卻充分顯示着它的破壞性。

自從早幾年前有「賽因斯」伴着「德謨克拉西」這時髦名詞出現後，我國青年入國內外學校研究科學的很不少。這幾年來，隨着國難的加深，所謂「科學救國」又成爲號稱前輩者勉勵青年後生的口頭禪。但是，這種研究科學的青年和提倡所謂「科學救國」的前輩有沒有認識科學的兩種相對性質呢？我們當然不敢代人下肯定的斷語。不過，事實告訴我們，就講飛機這一個例，在上海到重慶的運客航空線上的飛機師都是從外國聘來的，而在內戰中駕駛擲炸彈的倒是我國的「有爲的青年」呢！

實際上，這種由於科學的建設性和破壞性所造成的矛盾現象，在我國並沒有像在西方國家那樣的顯著。不過，在把西方國家的科學發明整批裝運到我國時，這裏卻正如得了傳染病一樣發生了相同的矛盾現象。在淺淺的科學基礎上，這裏所見的科學的破壞性乃是甚於它的建設性。像電燈和留聲機這種由科學文明所創造的東西還沒有爲

我國的人民所普遍享受到，而第一個出現於內省地方的科學怪物——飛機——卻先充分發揮了它的摧毀生命和財產的力量。對於這樣受着科學的最初洗禮的我國人民，科學是一種可怖的東西，而決不是能賜與人幸福的東西。就在享受到一般科學幸福的我國沿海的人民，最近日帝國主義的飛機和大炮也已經給與了他們和前者的同樣的經驗。簡括的說，在我國人民對於科學文明的短短的經驗中，科學沒有成爲給與一般人民以幸福的東西，卻是侵略者和統治者濫用以施行恐怖的工具。

在學校的實驗室中，現在有不少青年埋頭於科學的研究；他們的腦中憧憬着一個科學文明的世界。許多青年在所謂前輩者的教訓下探索着「科學救國」的途徑。若使他們從經驗中或者思考中發見了上述的矛盾，他們將有怎樣的感覺呢？若使他們了那種以很大的代價訓練成的科學人才僅能用飛機炸彈毀滅自己人民的生命和生產，這正面的譏嘲會不會打消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勇氣呢？

這兩個疑問把我們的談話引到了題目的正面，就是當沉溺於憧憬中的青年發見

了上述的矛盾，當迷惘於科學的探索中的青年觸着了上述的譏嘲時，他們對於科學的性質便會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他們對於科學的努力也將自盲從的進入一有意識的新途徑。

他們所認識的就是：科學在本質上就含有建設性和破壞性；一樣科學的產物可用於建設的目的，也可用於破壞的目的；但是決定科學的應用於建設或破壞的乃是研究科學的人。達到了這樣的認識，一個研究科學的青年乃知道了他不應該把科學濫用，而應該有意識地把科學用於為人類建設各種幸福的途徑上。

任何一種科學的產物都可用於建設的目的，或破壞的目的：這話我們有許多淺顯而有趣味的例作證明。例如，說起炸藥這東西，誰都以為是最具有破壞性的東西了吧，然而，這種炸藥的巨大的破壞力，祇有在用於戰爭的時候乃是真正破壞的。當開鑿者利用炸藥的力量以轟開鑿穴時，當建築鐵道者利用炸藥的力量以穿鑿山間的隧道時，還有，當氣象學者利用炸藥的氣體作用在空中試驗人造雨露時，這種被認為最具有破壞性

的東西，對於人類的建設的貢獻是無限的。

再說電氣這種科學的產物，一般人都認為最具有建設的價值的。它爲人造成光明的；它助人在千萬里的距離間通消息，它把人的生活行爲複演於銀幕上，而使人得到娛樂的享受；還有，它能爲人造暖氣，造涼風，以至一切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但是，就是這種最具有建設性的科學產物，當它被用於人類互相屠殺的戰場，通入於密佈在曠野的鐵網中，它能在一剎間把成千成百的觸上網的人置於死地。不必定要在戰場上，就在統治者鎮壓反抗者的密室中，不像鎗彈的有着嚇人的聲音，不像利刃的有着攝人的光芒，電氣這東西不聲不響地爲統治者盡着最殘忍的使命。在電氣化已經到了非常地普遍的美國，是以發明一種能在七秒鐘內殺死人的椅子傲視着文明的世界的。但是，就是這東西，顯示着電氣的破壞生命的力量已被發揮到了怎樣的程度。

最後，我還要說一說飛機這東西，在前面，我已經說過飛機在戰爭中是被用爲怎樣的一種可怖的破壞的東西；同時，我也說起飛機在用以運郵和載客時便有着怎樣的建

設的作用。實際上，飛機除了運郵和載客外，還有着許多積極的建設的用途。我們知道，在舉行空中的氣象測驗和地形的考察時，飛機乃是一種很有用的工具。在新興的蘇聯，飛機被用以助農民播種和殺滅害蟲，也被用以助漁民偵察魚類的蹤跡；這樣把飛機和人類的生活活動相聯合，更顯出了它的建設的價值。就在我國，當前年長江流域發生空前的大水災時，美國的飛行家林白夫婦便駕了他們的飛機到災區，散發糧食和藥品給困在水中的難民。在我國的急難中，一個外國的飛行家會帶着他的「科學的怪物」盡了這樣博愛的使命。把這事和我國飛行家的駕着飛機轟炸無辜的人民相比較，青年當能認識一種科學產物的被用於建設的和破壞的目的，是有着何等重要的差別了。

或許，在這裏，一般從事於科學工作的青年要發生這樣的疑問，就是當他們在學校研究科學時，他們沒有一個不抱着把科學為人類為國家謀福利的志願的，但是當他們帶了科學的技能到社會工作時，環境卻處處限制着他們的志願的實現。發出這種疑問的青年會舉出他們的種種的經驗，例如，他們不能得到科學的工具的實際管理權，他們

在從事於科學的工作時不能同時注意到本身的生活的問題等等。這樣的疑問和經驗把我們的討論更推進一步，而觸到了現在社會中科學的建設性和破壞性所以會形成顯著的矛盾現象的根本問題。

正如許多青年的經驗所指出的，目前社會中保有着科學的發明和工具的人不是從事科學工作者的本身，而是少數具有特殊權勢地位的人。在武力和財力成爲權勢和地位的基礎的現代，科學完全屈服於武力和財力的威脅下。保有特殊權勢地位的少數人用他們的武力和財力佔有了科學的發明和工具。這樣，科學沒有達到爲大多數人謀福利的目的，卻先成了爲少數人增加武力財力和維持他們的權勢地位的工具。

在西方歐美國家，有着不少的科學家是把畢生的時間埋頭於試驗室中，從事科學的殺人利器的發明的。他們的目的便是要把發明的殺人利器出賣於任何國家的統治者，而換取保障一己的優裕生活的酬報。坦克車，毒氣炮，死光，以至一切代表着科學的極度破壞性的東西，便是在這樣的狀況下發明的。誰去反對這種利用科學以滿足個人自

私的方法呢，發明這些殺人利器的人都被國家的統治者稱爲偉大的科學家？所以，德國的皮倍爾曾經說，「科學這東西已經成爲服務於統治階級的目的物了。」

如果有人能把這幾十年來和平的建設的科學和戰爭的破壞的科學作一比較，他便會發見後者的發展不知要比前者快速到幾多倍。當然，從事於建設的科學的人未必能在這社會中得到滿足的生活，倒是從事於破壞的科學的人纔爲統治者所需要，無怪建設科學的發展要不如破壞的科學了。這是根本的制度的關係。青年在研究科學時抱着良好的志願，而結果種種的阻礙使他不能不犧牲最初的志願，便是由於這種制度的作祟。不把這種制度改變到由大衆管理科學的工具，科學始終祇有被用於破壞，而不能達到爲人類謀福利的目的的。

最後，我們還要告訴我國從事科學研究的青年的，就是所謂「創造科學的文明」必須在發展科學的建設性的意義上，纔能真正有益於人類。至於所謂「科學救國」的話，青年也須知道，祇有建設的科學乃是積極能「救國」的，而破壞的科學僅能在消極

的作用上「救國」。試問，誰敢說一個能轟死千百生命的大炮會比一架能生產千百人的食物和用品的機器更爲我國所需要呢？我們應當認識，就在一個貧弱而被人壓迫的國家，建設的科學乃是有永久的價值的，而破壞的科學僅能有暫時的價值。

科學化的思想與行爲

科學不僅是指某種具體的物質，也可表現於思想的方式和行爲的規律上。而且，許多科學的物質乃是在科學化的思想方式與行爲規律下產生的。例如，科學化的思想着重對於種種現象的仔細分析，認清了各種現象中的矛盾點，而求得一個問題的解決；許多化學上的原質與物理學上的定律，就是應用這樣的分析與比較的方法而求得的。再如，科學化的行爲是指在認定一種真理後，必須用專一的努力以求這種真理的確立，而在嘗試的努力中，如果發見這種真理尚有缺點或已不合於環境時，則隨時加以糾正或改變；許多科學上的發明也就是在這樣專一的努力與不斷的試驗下達到完全的成功。

的。

青年們處身在現代的極端複雜的社會中，被多種矛盾的勢力所包圍着，如果沒有科學化的思想與行爲，便不能過着健全的向上的生活。

我們就拿目前許多青年的環境來說說吧。許多青年是出身於封建性的家庭的，他們很早就被染上了一種家族中心主義的自私的觀念。在學校中，他們幸而能受到了一些社會化的思想的陶冶。但是，當他們離開學校而進入實際的社會時，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私觀念立刻有力地抓住了他們。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青年的短短的生命經歷中，就有這樣三種完全不同的生活觀念環繞着他們。他們需要應用科學的判斷力，決定其中的那一種是正確而健全的生活觀，然後以堅強的意志排除其餘的兩種觀念的侵入。然而，在事實上，青年們常常陷於這三種生活觀念的矛盾中。

例如，稍稍應用一些理智的考察，青年們都能明白社會化的生活觀，乃是正確而健全的，至於家族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生活觀，則同樣是以狹隘的自私主義爲出發點

的。然而，有幾個人，在踏入社會佔據着一些地位時，對於所謂「光祖耀宗」的觀念的誘惑能完全無動於中呢？有幾個人在社會的實際環境中，當有着一些私慾可逞時，能夠始終不忘記社會羣體的利益呢？眼前最顯明的證據，就是許多在青年時代曾經很公開地發表過健全的社會理想的人，等到爬入了社會的上層組織中的時候，都會引掖私人，貪圖近利，完全拋棄了以前的健全的理想。

照我們現在所談的題目的說法，這種祇顧到眼前的私利而拋棄健全的社會理想的行爲，便是非科學的。而這種非科學的行爲的發生，則根本上還是由於思想的沒有澈底科學化。

一個談科學的人曾經舉出過下列的兩個有趣味的例子。譬如說，我有着一隻很大的美麗的蘋果。你看了覺得可愛，於是我就送給你喫。你問這美麗的蘋果是從那裏採來的。我就告訴你，這是從某處墳場上的一株蘋果樹採來的——因為墳場乃是最合於蘋果樹生長的地方，但是，你忽然不要喫這蘋果了。爲什麼呢，從墳場上採來的蘋果是和從

他處採來的含有一樣的酸素與甜味的。我知道了，你嫌忌着墳場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實際上，這樣的嫌忌卻是完全無理由，所以你的行為便是非科學的。

那麼，就不喫蘋果，給你喝一杯水罷。我的水放在一個玻璃瓶中，完全透明，顯得是十分清潔的。你問這水是那裏來的。我說，我在一處街道的溝渠工程處，看見他們把泥水提煉潔淨，嚴密消毒，因而拿來作為飲料。但是，你又不不要喝了。爲什麼呢，這水是經過科學方法的消毒，比任何河中或井中的水都要潔淨些？我想到了，你在意思想中嫌忌着泥水的醜。你對於沒有科學保證清潔的普通河水或井水都會喝，而對於這杯化驗純淨的水便不要喝；這又是犯着非科學的毛病了。

我們如果要分析上面的兩種非科學行爲的原因，那便是思想的沒有澈底科學化。照科學上的看法，生在墳場上的蘋果祇有比平常的蘋果肥大些，而決不會有什麼毒質的，經過科學提煉的泥水總會比普通的水潔淨些，而決不致有什麼害處的；但是，爲了一些感覺上或習慣上的嫌忌，你便拒絕了科學的保證。嚴格地說起來，這是有着科學的常

識，而同時懷疑科學。這就是對於科學的認識的不徹底；這也就是思想的非科學化。

在我們的社會現狀下，教育不發達，科學思想不普及，許多迷信和偏見常常先入為主地佔住青年的腦筋。這種迷信和偏見的毒害，常會在青年的思想與行爲的矛盾中反映出來。科學早已否定了神的存在，而目前許多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還不免要受宗教的蠱惑。照科學的解釋，一個人體的任何部分都是值得公開研究的；但是，由於迷信的道德觀念的作祟，我們卻還是要把身體的某些器官視爲猥褻的或羞恥的中心。同樣，雖然科學已經證明社會是不息在進化的，而因爲守舊的偏見的掩蔽，一般人對於進步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非但加以故意的歧視，甚至抑制着拒絕去研究。

從上述的情形，我們可以明白科學化的思想的重要了。唯有真正科學化的思想，乃是解除上述的矛盾現象的武器。那麼，怎樣纔能使青年的思想達到澈底的科學化的目的呢？

我們知道，科學家對於任何現象或物件，是不肯囿囿地接受而不加以考察研究的。

他所用的考察研究的方法是試驗和分析。青年們要使思想科學化，第一就是要採用這種科學家所應用的方法。像科學家一樣，譬如對於一種細菌，要在顯微鏡下加以放大的透視，要在試管中測驗牠的化學的反應，青年們於應用科學化的思想時，對於任何社會現象或理論，便要以社會科學或歷史科學的眼光，把那些現象或理論縱橫地解剖開來，明瞭牠們的發生背景與成因，從而判斷牠們的發展趨向與立場是否正當健全的。

還有，科學家關於自己所主張的意見，也是不肯貿然提出來而不加以充分的論據的支持的。一種理論的成立，須要許多的正反證據材料的襯托。例如，一位醫者對於某種疾病要提出一個新的治療法，他非從數十以至數百個病者身上尋取佐證的材料不可。這樣對於一種主張意見尋取證據材料的工作，也是思想科學化上的一個重要的條件。有許多主張，在尋不到充分的論證或發見矛盾的證據時，便祇能取消去，祇有在充分的證據的支持下，纔能成立真正健全的主張。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科學化的思想的主要條件，在一邊是精細的分析與試驗，在另

一邊是廣博的尋取正反的論證。

當這樣的科學化的思想幫助青年對於社會的現狀或思想觀念得到了正確的認識時，他必須在行爲上表現出來。行爲和思想的一貫，也是科學化的一個重要關鍵。達到了這一點，則明白蘋果中所含的總是一樣的酸素和甜味，不必嫌忌着生在墳場上的蘋果；知道化學的提煉方法可以保證水中的純淨與無毒，也不必嫌忌牠本來是溝渠中的泥水；認定科學上無神，即不該受宗教的蠱惑；人體的各部分都可以公開研究的，無所謂猥褻和羞恥。在社會的發展中，凡是進步的社會思想和制度都應加以坦率的研究。

有了科學化的思想，青年乃能從他的環境所供給的幾種不同的生活觀中，選擇那正確而健全的一種。在行爲上，他也能根據這樣的認識，排除其他狹隘自私的生活觀念的侵入。這樣雖然處在現代的極端複雜的社會中，青年並不會被矛盾所包圍，而是時時在向上的。

青年與政治

政治知識的來源

一個一個我們看見擁着神權、君權和英雄主義的霸權的人隨着時代的變動而倒下去。到處傳來了民衆在擡頭時所發出的歡聲。在現代歷史中最值得重視的一頁，便是政權的由獨個的或少數人的掌握歸還到大衆。我們是正立在這重要的歷史的一頁的邊緣上。我們要看着這一頁完全翻過去。到最後，將有一個非常光明的政治的時代展開來；每個人有決定自己和自己的集團的生存的權利。

推動這重要的歷史的一頁需要巨大的力；其中青年的力是最不可缺少的。每個青年在目前要預備這種力，要運用這種力。自然，預備是先急之務。但是怎樣預備呢？我想，青

年若要盡他的力量於這歷史的任務，他非具有充足的與正確的政治的知識不可。

這樣，我們就得談談青年的政治知識的來源。

從表面的現象看去，目前的青年似乎是滿有着得到充分的政治知識的機會的。在文化比較開通的地方，每日有各種大小的報紙帶給青年以國家大政的進行和世界政治的開展的消息。在各級學校中，受學的青年常會得到各種政治的原理的指示。有時，學校也會在國家的規定之下給青年以特種的政治知識的訓練。此外，在不時出現的出版家的廣告中，還常常有應時的討論政治問題的書籍，引起青年的注意。

顯然的，在這裏面的青年若使是一個有錢進得學校，有機會認識得文字的，他必然會從上述的許多來源中攝取不少政治的知識。這樣的青年就在我國目前也並不少。他們會順口說出國內的當權者的名字；他們能在畫報上不費力的指出那些當權者的像片。他們知道世界上那一個是最富強和那一個是最危險的國家，也明白自己的國家是陷於怎樣的混亂和困弱的情況中。並不奇怪，他們都能夠了解要救中國必須排除許多

障礙和敵人，如軍閥、土豪、劣紳、帝國主義之類，而且，他們也都能喊口號，把與「民」字有關聯的東西用「擁護」和「萬歲」等興奮的字眼表達出來。

當然，對於具備了這樣的政治知識的青年，我們很應該把不小的希望託付給他們。我們有時會急切的希望他們表現出一些力量來，在中國，照目前的情況，是有着不斷的機會給他們試驗自己的力量。那麼，在實際上，他們的力量是否顯出有着足夠的準備了呢？

或許會有不少人和我同喊出一個否認的字眼來。

我想，有理性的青年當不會把我這直率的回答看得過重；因為一則是實情，再則這不能完全歸咎於青年本身的錯誤。情形是確確實實的，在這多難的國家命運中，我們常常看到青年會在一時的刺激之下，興奮地活動起來，而結果則顯着散漫無組織的形勢消解下去。許多青年會在字面上認識民衆的敵人，卻不能在實例上辨別出來。許多在學校中書本上讀到的政治理論，會在投入實際社會時完全被遺忘去。機會常把青年造

成爲他從前所認作敵人的爪牙下的一卒，個人的僥倖會使青年茫然地站在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相對的壁壘；從前在熱血沸騰時所喊着擁護的東西，結果甚至會在盲目之下用自己的腳踏下去。

上面說的情形雖不是個個青年如此，卻有多數青年不能居於例外。這在青年的整個力量中是一個大損失，而這也間接使時代的推動大大地減色。

把這種情形總結一句說起來，便是許多青年對於政治還缺少清楚的認識。爲什麼還沒有清楚的認識呢，青年是在那樣多的報紙、學校以至書籍、刊物供給政治知識的情況下？

這裏可以回答一句，就是，雖然供給政治知識的來源似乎有這樣多，但從這種來源所供給的政治知識不盡是正確的。不正確的政治知識造成了許多青年對於政治的不清楚的認識，不清楚的認識減弱了青年在時代推動中的根本的力量。

青年應當明白，在大戰前世界各個強國所運用的祕密外交，至今一點也沒有被革

除去爲專制時代的小民所渴望着的言論自由，在這號爲民治的時代依然是民衆所爭求的目標。二十世紀的人類所誇說着的文明，其中還是充滿着嫉忌、侵略、壓迫與榨取的質素。目前世界的大半國家是被野心的統治者所支配着。他們維持自己統治的唯一政策就是愚弄民衆，使民衆不能正確地認識政治。因爲，每個狡黠的統治者都明白這一點：惟有愚昧的民衆會擁護他們的野心的侵略，會忍受他們的最大的壓榨。

在這個新聞事業發達到極點的時代，有不少人以爲報紙是得到政治常識的最好地方。自然，由各國所有的大通訊社結合而成的新聞網，政治消息的傳達應該是最迅速的。但是青年不能不認明白的，就是在這種通訊社的咽喉處，都有一隻大手扼住着。這是各國的統治者所認爲必要的「檢查政策」(censorship)。在這隻大手的操縱之下，凡有不利於統治者自身地位的消息全要被壓下去的。

政治的權威高壓在新聞機關的上面，金錢的魔掌隱伏在傳佈消息者的背後，結果這種通訊社不是成爲國家當權者的御用的機關，就多少要侍候金融霸業主的命令。

這樣，我們從報紙上究竟還能夠得到些什麼？除了小部分的真實記載外，只有變了質的政治常識，只有過了時的政治新聞。

從學校的教師、課本，從出版家的書籍、刊物，青年或者希望能夠得到比報紙所供給的較為可靠的政治知識。但青年也要明白，這種來源所受到的限制是和報紙一樣的。照目前的情形，討論政治問題者都會意識到自己面前所放着的一條安全線，那就是，他們所發表的議論，只要是擁護統治者的特殊權利，讚揚並主張維持一切現狀的，乃是絕對的安全，可以通行無阻；反之，若使越過了這界限以外，要討論到改革現狀，把權利分配的原則變更一些，就要為統治者所嫌惡，那種議論的命運是絕對靠不住的。這樣，我們乃看到了在這個安全線內所流行着的許多議論和著作：粉飾的、誇耀的、含混不切實的，以至自欺欺人的，青年在得到了少量的政治思想的啓迪之餘，乃同時攝入了無數的虛浮不切實的知識。

可憐麼？每個青年或許都不免要這樣想。但是青年須要達觀些，認識得清楚些，就是

在政治的進化中，這種現象是必然會有的。若使不知道有這種現象，把所有不正確的政
治知識完全認真地接受下去，那纔是可憐。明白了這種現象，卻是青年的幸福！

那麼，青年的政治知識究竟要從那裏求得呢？

我卻要說，還是脫不了上述的來源。報紙仍舊要讀，而且要多讀；學校的課本也要仔
細讀；出版家的書籍刊物尤其要大量地讀。但在讀的時候，一個認識了這種來源的真實
性質的青年卻與一個混混無知的青年的態度大不相同了。不肯盲目的信從，卻要將多
種的來源仔細地審察比較。常常他會抓住一個矛盾點，根據這點加深探索，結果竟發見
了很重要的真理。這種真理的發見會給青年以極大的政治見解的進步，會使他有堅強
的政治意志的確立。

青年或者需要具體點的例吧，讓我來試舉一二個。

在讀着清代的歷史時，對於那個擾動了南方各省的太平天國的事變，我們是作着
怎樣的感想的？照我們早年所受父老的教化，髮匪是應該認為最殘忍兇惡的寇盜的；但

是現在我們讀了民族運動的鬪爭史，卻不料竟把這種「寇盜」擡高到認爲民族運動的先驅者了！這將用什麼理由去解釋呢？或許，經過一番探索，青年會明白了歷史上政治上千古不易的「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定律。統治者的宣傳真是可怕到極點的。我們的父老前輩都是漢族，但他們在愚昧之中卻把滿族統治者的宣傳忠誠地接受了，而且他們又忠誠地把這種錯誤的觀念轉放到我們的幼稚的腦筋中。青年只要有眼光，便可以看到這定律在目前的世界還是普遍地被應用着。在臺灣、朝鮮施行着慘無人道的壓迫，而日本帝國是自詡爲有色民族的救主的；把非洲和安南的民衆虐殺到備極殘忍，而法帝國主義是把爲開發文化落後的民族而努力的話告訴世人的。二十年來我國內部擾攘中的此順彼逆，我正爾反，又何嘗不可用這條定律來解釋呢！

在英國的政治史中，有一段插話可以給青年以很好的啓示。當這海上王國的女后維多利亞舉行盛大的歡慶節時，一個乞丐發着這樣的感慨：「我是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與印度的主人，但是我卻飢餓着，因爲我沒有麪包喫。我是世界上最大強國的一個

國民，誰都要向我致敬，但是昨天當我問一個黑人乞一些麥酒時，他卻把我踢了出來。」從這個喜劇中的悲劇，青年會發生怎樣的感想？留心時事的青年當知道在世界第一個「黃金之國」內，也有數十萬個失業的民衆。有餘下的麥來周濟我國的災民，甚至會把「過剩」的麥投入海中的北美合衆國，在巍峨的白宮前卻會發見數千飢民的呼號遊行呢。新的歷史插話與舊的歷史插話是有一貫性的，在這裏邊包含着一個政治的真理。多舉例是不需要的。我想青年憑着自己的銳利的眼光與深刻的思索，一定會發見許多正確的政治的認識。從這樣得到的政治的認識，將大大地增強青年的政治的力量。最後要提起一聲的，就是，實際的政治的活動當然是青年求取政治知識的最好的來源，雖然這樣的機會在目前似乎是不很容易得到的。

青年政治和老年政治

在政治這名詞上加以「青年」和「老年」的字樣，作爲一種區別，恐怕有許多人

要覺得聽不慣吧。這或許是不能免的，因為，在一般人的心理中，總以為政治乃是老年人分內的事情。把政治和青年聯在一起，對於他們正如把其他任何方面的指導與支配的權力放在青年的掌握中一樣，至少以為是太早些，或者竟覺得不應該。

但這種不過是舊日的觀念。在歐戰以後，十幾年來，事實上已經顯示着青年政治的萌芽了。在循序發展的國家中，選舉權的推廣，公民合法年齡的減低，已使許多青年和政治的進行發生了局部的關係。而在急轉突進的國家，則革命勢力的激盪掀動，政爭宣傳的無孔不入，甚至把青年推到了政治機輪的中軸。不管它是否太早些，談不到究竟該不該，許多青年都已在環境的優勢之下秉着自己體內的熱與動的力量，在政治上大顯身手了。

而這樣的青年的政治努力結果竟並不壞。有許多不同於老年政治的特點被發見了出來。

在歐戰以前，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是在老年政治家的操縱之下的。禿了頂的，白了鬚

的，號爲「老虎」而名副其實的，標着「自由」的旗幟而包藏着帝國的野心的，乃是各國的人民所推戴的政治領袖。仗着多年的政治生活所養成的機智，他們在世界的政壇上縱橫折衝着。在國內，他們除了給與民衆許多狹隘的愛國主義的煽動外，簡直沒有什麼真正良善的貢獻；在國外，他們除了祕密地結合了許多攻守同盟之外，更沒有什麼真正爲國際和平的努力。燃着在他們的老而未死的心胸的，乃是英雄主義的絕端自私的慾望。但這種自私的老年政治領袖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結果是犧牲了數千萬青年生命的歐洲大戰！

數千萬的青年的犧牲總算揭破了那種自私的老年政治家的虛偽。許多斷肢折腿的青年望到戰爭時守在後方發了財成了名的紳士、政客與偉人，纔明白自己是受了怎樣的欺騙。於是，醒覺了的青年都參加入革新政治的運動中。在青年的努力之下建設起新土耳其，成立了新俄羅斯。青年運動在德國，在意大利，在南美洲，在埃及印度，以至在遠處東方的我們中國，都曾經揚起過很大的波濤。雖然這些國家的青年政治運動有的

尙在初期的發展中，有的在中途走向了和初意相反的路；但就在這青年政治的萌芽的時代，也可以看出一種和過去老年政治不同的進步點：他們不再爲自私的野心者供犧牲，而都是把熱血爲多數的民衆流的。

在戰後以勝利的餘威保持着民主政治的殘破面目的國家，雖然照舊在老年者操縱的代議政治之下緩進着，但是青年政治力量的表現已經顯有不可輕侮之勢。無意識的黨派攻訐，迂緩而少實效的議會政策，在老成持重的招牌下掩藏着頑固守舊與畏縮不前，使許多銳進的青年感到不耐煩。他們要求直接行動。他們聚集在兩極端的政黨旗幟下。

英國是出名的老年政治的國家。他們國內的三大政黨都是被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把持着。在保守黨的上面有三個頑固的老頭子：包德溫 (Stanley Baldwin)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與張伯倫 (Sir Austen Chamberlain)。自由黨也有三個黨的領袖是勞德·喬治 (Lloyd George)，在他左右的是李定 (Lord Reading) 與西門 (Sir

John Simon) 奇怪的，在工黨的上頭也有三個：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史諾登 (Philip Snowden) 與漢特森 (Arthur Henderson) 也許就因為血管中流着的已不是青年的血的緣故，麥克唐納和他的同輩雖然站在工黨的立場，而終以畏縮不前，毫無建樹，不得不倒下臺來。

然而，就在這樣沉悶的空氣中，英國國會的下院也已經崛起許多幹練的青年政治家。保守黨方面的包塞貝 (Robert Boothby) 馬作里班 (Edward Majoribanks) 與斯登雷 (Oliver Stanley) 自由黨方面勞德·喬治的兒子歸林 (Gwilyn) 與梅甘 (Meagan) 和工黨方面的包德溫 (Oliver Baldwin) 與傑耐·李 (Jenny Lee) 都是很有前進的勇氣的。而最特著者，在保守黨的青年人物中有哀樂脫 (Walter Elliot) 的一派，竟是十分同情於工黨青年黨員的主張，而不願十分同情於頑固的黨的頭腦的。

照目前的情形，英國幾個政黨的青年黨員很有趨於一致的團結，和頑固守舊而畏縮不前的老年政治家發生橫的裂痕的樣子。英國著名的記者居勃氏 (Sir Philip Gibe-

(五)曾經把這班青年的主張這樣記錄下來：「來一下吧，讓我們撇開了這種舊的黨見爭執的把戲。在工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一羣老物中，沒有一個好東西可以檢出來。他們不過拿着口號在互相指摘着，實際上沒有成功一些事情，而國家卻在消沉下去了。讓我們效着實現主義者，把自由貿易和關稅的問題仔細審察一下，不要再胡鬧瞎扯。失業的數目已經打破二百五十萬的關口了，我們再也不應該用那種老的口號來哄騙自己。我們只要問自己，怎樣能發展新的貿易？或者議會制度是太遲鈍而不適用了。或者民主政治已經失去了它的時效了。我們要打算怎樣能夠得到新的領袖、新的方法、新的訓練與新的支配。讓我們這青年的一羣把那些老朽撇開在一邊，自己創開一個新的局面。」

從這裏可以看出青年政治的又一特色：不再在舊的形式政治下供老年的領袖作爭取權利的工具，而是以青年的熱血凝聚起來，集合在一個進步的旗幟下，為較大的目的努力了。這種青年政治的先聲不僅發見於英國，在其他國家是都可以看到的。

顯然的，青年政治的前途是很有望的。政治的形態是不息地在進步。在將來，以滿足

領袖的支配慾爲目的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必將被結束過去，而另外開始一個真正合於平等原則的集團建設的時代。那時候，青年將以體內的熱與勵的力量，成爲這集團建設的中堅。

年齡和狀貌雖老而精神上卻保持着青年的進取性的，將被列入青年的一羣；具有青年的軀殼而顯着暮氣和消極的，將根本被改造過或被排除去。這前進的一羣所認識的乃是一個爲大衆謀幸福的政治的理想；這理想是他們心理上的共同的領袖。個人的領袖慾是不會有的，猜忌和機詐根本沒有用處；熱血和着熱血，手攜着手，向人類幸福的前途邁進，這是青年政治的行列。

青年與戰爭

前言

在未入正文之前，作者要說一說自己對於本題的態度。

對於戰爭這事情，作者既未嘗贊成，卻也不敢表示絕對的反對。從人道的理論上講，對於這種以生命的搏鬥來決取是非勝負的方法，總覺得太過殘忍野蠻，帶有原始的意味，而不能加以贊同。但是從歷史的事實上看，便覺得戰爭確曾爲人類文化掃平殘缺的圯墟，劃清進化的路線；殊未便加以絕對的否認。總之，對於戰爭，我們反對它的方法，但沒有漠視它的價值。我們希望戰爭減到愈少愈好，但不敢說人類中會永遠沒有戰爭。

但是，這裏要談的不是戰爭的是非，而是青年和戰爭的關係。在這時代，青年幾乎成了一切運動的中心。戰爭尤其少不了青年。青年的熱血是激動戰爭的主力。青年的軀體在戰爭中是和子彈、鎗械一樣地必要。子彈、鎗械和青年三者構成了一個國家或一個黨派的戰鬥力；這三者的淘存數的多寡決定了國際間或政黨間的戰爭的勝負。

現代的國家除了日夜兼工在研究製造子彈、鎗械外，更時刻不忘把青年教養成有用的戰士。國家中的兩極端的政黨、政治家都把眼光注意到青年的身上，謀利用他們為奪取政權的工具。這種製造青年戰士、煽動青年鬥氣的運動，在現代許多的國家和政黨中是有計劃地在努力進行，而且所收的效果都很好。美國芝加哥論壇雜誌的記者 George Selzer 曾在歐洲各國遊歷多年，對於德奧俄意等國的執政者和政黨領袖訓練青年、煽動青年以作戰爭準備的情形，調查得非常仔細。這次談話中有許多材料是採自他的報告的。

對於現代的國家和政黨應否這樣利用青年以發展國勢和奪取政權，對於目前的青年應否這樣被利用了去參與人類屠殺的工作，我想概不置論。這次談話的目的不過欲青年知道自己在這國際戰、政黨戰的急潮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而已。

在作着這談話時，想到二種意見，順便寫在這裏：第一，青年對於戰爭不要盲目地完全聽任感情的衝動，應當用一點理智的力量來審察戰爭的目的；第二，國家執政者和政黨領導者不能把青年看得和子彈、鎗械一樣地容易利用，他們在得到勝利後不能蔑視了付着戰爭最高代價的青年的意志，因為，蔑視了青年的意志，離開了青年的集團，他們所得到的教訓便是失敗。

製造中的青年戰士

在和平的聲浪提得最高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執政者的最急要的事務不是裁減軍隊，而是對兒童、青年灌輸以爭戰的教育。因為，在近代歷史中，所謂和平的時期大

那就是積極備戰的時期。在和平時期所教練好的兒童、青年，到動員時立刻可以換上戎裝，背起鎗械，赴前敵衝鋒陷陣。這猶如在和平時期所建造起的工廠、商船，到戰爭時可以稍加裝卸，立刻改成軍火廠、戰鬪艦一樣。

所以，無論在大戰前的軍備競爭時期或在大戰後的裁軍宣傳時期，我們同樣的可以看出歐洲國家對於兒童、青年的戰爭教育的熱心。這種戰爭教育是從身心雙方並進的。

在身體方面，國家制定公民必須受完全的軍事訓練。這種訓練就在學校中施行。從六歲至八歲的學齡兒童，軍事訓練即行開始；十二歲至十四歲的小學生已經預備拿來福鎗，用刺刀，中學至大學的青年則須練習用機關鎗了。離了學校，國家更課青年以三年的強迫軍役。而現在許多國家的趨勢，更要把這強迫軍役的年限延長。

心理方面的戰爭教育大半也是由學校灌輸的。雖然國家不曾規定要有這種教育，但做教師的都把這視為當然的責任。從小學時代起，兒童就知道要有愛國心。「爲國犧

「性」這四字很早就列入兒童的腦筋裏。教師在地理課上指示給兒童看，自己的國家怎樣的處於強隣交迫之下，若不振奮起來，抱有殺敵的決心，那是遲早要給人家併吞或瓜分的。別個教師在歷史課上提示給學生知道，自己的國家在過去曾有怎樣光榮的歷史，領有廣大的疆域，受着小邦的朝貢，但現在有許多土地被人家侵佔去了，而舊日屈服於本國的小邦今日竟來相威迫了，所以青年們大家要覺醒起來，全體武裝，等候國家的呼喚，拚死去爭回舊日的光榮。

看過西線無戰事影片的人大概不會忘記那個禿頂教師對學生演說時的激昂的情形。「條頓民族是世界上最優越的民族，日耳曼文化是世界上最高超的文化，德國的鎗械是世界上最精良的鎗械，Kaiser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皇帝。」教師堅固了青年們這一切的信仰，於是，把書本撕作片片蝴蝶，大家唱起戰歌，投身於殺敵的事業。

但是，讀者不要以為這種情形僅發生於德國，在大戰爆發之夕，各國都會經過這麼一度熱烈的煽動的浪潮。法國就連幼齡的兒童也不肯放過。巴黎的學齡兒童曾於當

時被領往康各特廣場，參禮司脫拉斯貝的英雄像，聽教師演說這石像爲什麼要披上黑色的外套；又說，法國遲早要奪回落在德人手中的阿爾薩斯和洛萊因，到那時，兒童們要被徵去擔負長期的兵役，以期實現這光榮的一日。

大戰後歐洲許多國家的政治起了劇烈的變化。有些國家成立了獨裁式的政治，有些國家中政黨的對立日形尖銳化。獨裁的政治領袖和兩極端的政黨都注意於青年的戰爭訓練，謀利用他們以鞏固獨裁的統治，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在俄國意大利和德國，這種訓練青年作戰的運動的急進可以從他們的獨裁領袖或政黨首魁的堅決口氣中窺見消息。

青年在俄國被認爲革命運動的中心力量。列寧說：「青年乃是第三國際的最精彩的部分」，而托羅茨基又加上這樣的話：「青年的訓練在我們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可是在極右的法西斯黨統治下的意大利，青年同樣地被認爲政治運動的中心。慕沙里尼常常說，法西斯主義是一個青年的運動。他曾經這樣表示他對於青年的厚望：「我把

法西斯蒂政府的發揚光大交託在意大利青年的身上。」德國國社黨的首領希特勒 (Adolf Hitler) 是抄襲慕沙里尼的方法的，他也曾經說：「祝福青年德意志的青年將有力地團結起來以抵抗共產黨的專政。」

在西班牙，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訓練青年作戰的運動都在積極地進行，青年間戰爭情緒的緊張達到了最高度。「爲上帝，爲祖國，爲王朝，我們戰！」這整齊的口號從那些製造完成了的青年戰士的口中有力地衝出來。

國際間的火併，政黨間的爭逐，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段將益趨劇烈。有人預言在一九三六年大概會有第二度的世界大戰出現。這當然是可能的。而且，不一定要在一九三六年，無論什麼時候，有一國觸着了在國際間已經埋伏好的火藥線，遍地的戰禍立刻會爆發起來。各國都有製造好了的子彈，製造好了的來福，製造好了的坦克，與製造好了的青年戰士。在一聲動員令之下，把這些一齊送往前線，讓沒生命的軍械顯出牠們的功用，有生命的人貢獻他們的生命！

青年應當認識，自己是在這樣的被製造中。

意大利青年的軍事訓練

我想把意大利、俄羅斯、德意志三國訓練青年作戰的狀況比較詳細地談一些。現在先談意大利青年的軍事訓練。

從六歲起，意大利的青年就要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被分成三級：最低的幼級叫做 Balilla，中級叫做 Avanguardia，高級叫做 Fascist Militia。每年升入 Fascist Militia 的青年有十萬人。依慕沙里尼的計劃，他最後將訓練起一百萬個青年法西斯軍人，用以橫行歐洲大陸。

每逢放假日和星期日，意大利的青年法西斯軍人就有大會操。法西斯黨的一班領袖或慕沙里尼自己用激昂的演說煽起青年的戰鬪心。自然，在他們的演說中，意大利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牠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光榮的歷史；而其他國家都卑卑

不足道，是意大利發展中的障礙物，所以一律應該打倒。還有，法西斯主義是唯一的能挽救世界於淪亡墮落的神聖力量，青年應該絕對信從法西斯主義，為世界更高尚的文化而作戰。

意大利的神祕時代過去了，意大利的浪漫時代過去了，接着來臨的是意大利的軍事時代。教給每個意大利青年以武器的應用，喚起每個意大利青年的殺敵的決心，法西斯黨的統治在意大利開始一個武力之夢的時代。我們聽慕沙里尼驕傲地說：「無論何時，當一個騷動，一個反叛，一個劫奪，或一個侵略的事變發生，法西斯黨的小隊立刻會開行動。」

在慕沙里尼以下，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大領袖有兩個，就是杜美尼（Dumini）與落雪（Rossi）。在他們之下有所謂法西斯黨的長老團（Fascist Chieftain）他們是掌管黨中的重要事務的。凡關於暗殺反對慕沙里尼的大臣等重要命令，都由長老團的人去執行。黨的中心機關對於法西斯軍小隊的行動是用絕對的命令式加以調遣的。青年在嚴

格的軍事訓練下養成了絕對信仰，絕對服從的本領，這樣，他們成爲黨的領袖的最有用的工具。

當慕沙里尼的獨裁尙未成功，意大利還在混合政治時代，法西斯黨青年與反法西斯黨青年在學校中常有野蠻的鬩鬪。做教師的總覺得這樣不講理的鬩鬪很不合理，在黑板上常用粉筆寫着訓誡的話：「法西斯黨的孩子不許打罵非法西斯黨的孩子。」法西斯黨的孩子應該把他們父親的刺刀和手鎗留在家裏。」但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法西斯黨的教師盡量鼓勵青年兒童要高傲、粗暴。教師說，青年不妨兇狠一點，這對於他們是有益的。

慕沙里尼借了尼采的口氣來激勵他手下的青年人。「青年應該過着危險的生活。」他的意思以爲青年應該大膽、剛強、傲慢，而且好鬪，在一個命令之下，立刻拿起武器來爲他作戰。法林奈西也說：「我們訓練青年的目的就是要養成一批善戰的國民，具有足夠的勇氣去創造歷史，開展未來。」當圖拉蒂 (Turati) 做法西斯黨的總幹事，在馬底地

方發散鎗械給青年時，他曾經有這樣的演說：「經過了戰陣，經過了肉搏，我們把鎗械交付給我們的青年人。我們相信戰爭就會來的，那時我們大家再拔出刺刀，拿起炸彈。讓我們用一點心發明可怕的軍械，作毀滅一切的工作。」

現在意大利青年間敵愾心的緊張真是達於頂點了。在學校內或學校外，在公共場所，在俱樂部中，以至在家庭內，有着千篇一律的法西斯黨式的演說，法西斯黨式的喊口號示威。青年間不分男女都覺戰爭是必需的，意大利要以它的高尚文化壓倒隣國的低等文化。法國現在成爲意大利青年的戰爭的目標。法國雖然不是急進的自由國家，但是它個人自由的學說的策源地，它是世界上一個大革命的發生地，而它所擁有的利益又和意大利的利益直接相衝突，因而慕沙里尼使他手下的法西斯黨青年認定法國爲戰爭的第一個目標。

法西斯黨第一個歌是青年歌 (Giovinezza)，這歌的後段有着這樣的挑戰的句子：

Contro Parigi noi marceremo

Evittoriosi Fioreremo

Al nostro Duca riportar emo

La mozza testa della Marianna

上歌譯意爲——

我們前進至巴黎

帶着勝利歸來

割下法國的首級

獻與我們首相

另有一個題名爲意大利被仇敵包圍着的短歌，結尾有這樣可怕句子：「一個一個我們殺死了他們」(ad uno ad uno li ammazerem) 踏上意大利的土地，誰都可以聽到這些激昂的歌聲，從大隊的青年的口中衝出來。這些歌聲所到的地方，個個人都要脫帽致敬，沒有誰敢站在路中，怕得罪了法西斯黨的青年戰士。

顯然的，慕沙里尼製造青年戰士的政策是成功了。在南歐這靴形的一角地面上，將有一百萬個青年軍人在一聲命令之下，爲着一個獨裁的統治者而拼命作戰。不要有一點理智的考察，不須有一些人道的顧慮，僅只要信仰、服從，和鎗彈一樣觸着機鈕就發火，射向自己所不知的地方：這是新式的野心政治家製造青年戰士的成功。

蘇聯訓練青年作戰的計劃

意大利處於極端相反的政治地位，但行着同樣的獨裁制度，用着同樣訓練青年以作戰的方法，而收得和意大利同樣的成功者，爲處在歐亞接壤處的蘇聯。

在西伯利亞的流竄時代與瑞士的逃亡生活中，俄國的革命黨已經熟籌了後來的一切計劃，把青年作爲實行這些計劃的中心力量。嗅慣了彈藥氣味，受夠了沙皇鞭棍痛苦的青年，很容易地被組織成爲潛力雄厚的隊伍。到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時，有二百五十萬個青年參與作戰。

蘇聯的領導者看到舊日天主教訓練青年的成功，同時參照了行爲主義的心理學者阿特勒氏 (Dr. Adler) 所發見人類行爲在五歲以前即形成固定方式的學說，因而決定以四年的積極訓練，將政治鬭爭的思想很早就灌輸入兒童，青年的腦中。從八歲到十六歲的兒童，青年被編爲先鋒隊，受軍事訓練。據現在的統計，屬於先鋒隊的兒童，青年約有四百萬人。

年齡稍長的青年又有所謂青年團的組織；他們要受比前者更積極的訓練。物質的武器，思想的武器，統給與了他們。他們聽領導者說他們是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下，非積極備戰不足以制敵，也就是不足以維持他們的國家的生存。青年團的全體大會決議案的第二十二條有這樣的激勵青年預備戰爭的話：

「青年必須把武器拿在手中，作革命的後盾；青年是蘇聯的海陸軍的後備員；所以每個青年必須仔細地研究戰術；他應當第一個去學習蘇聯的海陸軍事政策；他應當第一個受訓練，第一個上火線。」

不怕死的精神，同志的精神，忠於勞動的精神，這些在日常的訓練中都由領導者灌輸給他們。在這些之外，領導者還教給青年以反對宗教的精神。蘇聯領導者的目的在使所有的青年都放棄了對於神的崇拜，而改爲對於一種政治思想的絕對信仰。遊行、喊口號等狂熱的示威運動，正如在意大利一樣的把青年間的鬪爭情緒提到了頂點。

蘇聯訓練青年作戰的計劃，有比意大利更利害的地方。他們不僅對本國的青年施以積極的軍事訓練，同時更在他國訓練青年作戰。凡是他們的力量所及得到的地方，他們總設法去使青年明白爲革命而作戰的重要。本文「前言」中所提及的芝加哥論壇雜誌的旅歐記者 George Selles曾得到一種用英法德等國文字印成的宣言，鼓勵青年在他們本國擔任軍役，但其目的就是要他們在國際戰時實行叛變，發動內戰。

蘇聯訓練外國青年作戰的計劃是和意大利同樣地得到成功的。十餘年來歐洲的英法德等大國和其他新興的小邦因蘇聯的政策而發生內部的革命，確乎不少。以法國那樣的嚴密杜防，而在土龍 (Toulon)、克萊佛 (Clairvaux) 及喀爾維 (Calvi) 等處發

生的事變已有許多次，最著者如海格諾地方的第十二步兵的叛亂，勃萊斯軍火廠的事變，地貝的第三十九步兵的叛亂，以及麥茲軍營的暴動，都使法政府費了很大的力量。

那是顯然的，蘇聯訓練青年作戰的計劃成功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將受到極大的影響。若使他們沒有方法去抵制蘇聯這種計劃，則在二十世紀的中後段，我們將看到各國的執政者爲着內部青年的叛變騷動而窮於應付。

德意志政黨戰中的青年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所給與德國的最痛切的經驗，就是失去了千萬個青年的有用的身體。在戰場上死了無數壯健的青年，在醫院裏留着無數殘廢的青年，在後方還存着極少數的給實際的苦痛磨折得憔悴不堪的青年。骨肉分離，飢寒交迫，戰債給他們以難堪的重負，戰後的德意志應該只有希求和平的一條路了。

真的，大戰後德國的青年間會有厭惡戰爭的熱烈的表示。在每年一度的休戰和平

紀念日，全國的殘廢者在柏林的留斯德國集合，舉行盛大的示威運動。跛足的坐在有輪子的椅子上或撐在拄拐上，身體殘傷一部分的或瞎了眼睛的由他們的小弟妹扶持着，手中擎着寫有標語的旗子，蹣跚地可是嚴肅地在街道中通過。他們和扶持他們的人一同喊出悲壯激昂的口號：「我們再不要戰爭了！」「不要再有戰爭了！」斷了手臂的由扶持他們的人代將斷臂高高地揮動着。

然而，這樣熱烈的表示只舉行了幾次。殘廢的漸漸把苦痛的生活習慣了。在他們的後面另一批的青年已經長成了；和前輩的青年同樣有着沸熱的血，有着壯健的肢體，他們代替着死去的或殘廢的父親哥哥在社會上活動了。雖然大戰過去得不久，他們似乎已有些淡忘。戰債的重壓，鄰邦的威迫，並不能喚起他們對於過去戰爭的追悔，卻祇有增加了他們對於目前環境的忿恨。他們的心頭鬱積着一團怒氣，他們的體內流動着一種力量，他們需求發洩。

戰後的德國勉強成立了一個共和政府，和各個債權國相周旋。這種周旋差不多等

於乞求；但他們沒有別的法子。種種的恥辱錯誤使青年的國民難堪。凡爾賽和約的無理束縛，波蘭對於上西里西亞和但澤市的侵略，魯爾區域的被佔，奧道威斯計劃的無限重負；在青年的心中覺得自己沒有理由該忍受這種非分的壓迫。青年發出堅決的呼聲，對於上面的幾件事情表示完全反對。

國會中處於中央地位的政黨是主張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的，他們對於青年漸漸缺乏了號召力。但處在兩極端的政黨則以他們的積極進取或積極反動的政政策吸引了許多青年的黨員。青年在極端政黨的領導之下表現了充分的戰鬥力。

處於極左端的青年共產黨完全採取蘇聯的方法，領導青年工農學生作政權的奪取。處於極右端的國社黨在希特勒的指揮之下，完全抄襲了慕沙里尼的方法，以喚起青年的戰鬥心，作武力專政的癡夢。就是由凱滋 (Kapp) 和盧騰道夫 (Ludendorff) 統率舊時代的軍人而組成的保皇黨，也得到了了一部分的青年附從。總之，戰後的德國青年已漸漸的由疲敝苦痛之中蘇醒過來，恢復了舊日的壯健活躍之狀。他們覺得體腔中有着

一股巨力要衝破包圍於自己四周的局促的環境；因而他們都投身於政黨的惡鬪中。

左右兩極端的政黨頗注意於這班青年的戰爭訓練，他們收得的成效都極好。青年共產黨先組織了「前鋒戰員」，因為各債權國的反對，被政府解散了。接着他們又組織了「紅色技士」，給青年以蘇聯式的鬪爭教育。但國社黨的訓練青年卻收到更大的成功。他們現在已有佩卍字穿褐衫的武裝黨員一百萬人，分成八千小隊，散佈於德國各處。只要黨魁希特勒或其他領袖有命令下來，他們的手鎗和刺刀立刻就會應命的。在這一百萬個武裝黨員之外，他們又召集了沒有職業的青年，組織成 *Ringstahlhelm*，更把十七歲至二十一歲的青年組織起來，成爲 *Gungstahlhelm*。現在他們又有把十七歲以下的青年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的計劃了。

近幾年來，每逢國會中有重要問題引起政黨間的爭論，或逢國會改選發生政黨間的競選，國社黨、青年共產黨與保皇黨的青年間之鬪爭真是劇烈非常。在各地有武器的示威；敵黨在狹路相逢時立刻拔出手鎗刺刀作巷鬪肉搏；暗殺、放火、搗毀住宅會場的事

情尤其司空見慣。政府的警察對於這種青年戰員簡直無法可施。

自從斯脫拉斯曼去世後，中央的政黨益見衰落。他們對於國社黨的強暴政策完全無法對付。例如，在希脫勒沒有得到政治的勝利之前，他的國社黨與社民黨為一問題發生爭執。社民黨提議開會議作正式辯論；但國社黨的柏林領袖戈貝爾（Goebbels）和他的青年黨員說，他們不需要這種「精神的武器」，誰能以少數的有決心的戰員取得大多數選民的服從，誰就是勝利。顯然的，社民黨在這種強暴政策之下立刻被壓倒了。

還有一次，當中央黨在 Roentgenhal 開會議，希脫勒用電話調遣了他的最厲害的二十九支隊的青年國社黨員前去襲擊。沒有許多工夫，幾個年輕而精悍的國社黨員在上述的會場門口出現，用鎗向內轟擊。有一個人中彈死了，開鎗的青年很快地從黑暗中逸去。警署於事後捉得了十六個有關係的青年國社黨員，最幼的只有十七歲，最長的也只二十四歲。殺死人的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是希里孟公立學校中國社黨機關中的人物。據警署的報告，在一九三〇年的起頭兩個月中，像這樣的國社黨青年的暴行事

件竟有三十四起之多。

青年這樣的捨命爲政黨作戰的工具，有時我們頗難探索其內在的原因。可怪者，據前面提到的 George Seldes 的調查，其中竟也有金錢的關係。據說，對於這種青年的戰爭的訓練，不僅要靠有經驗的老年政治領袖的嚴密規劃，更有賴於產業界、金融界的不絕接濟。意大利的青年、棒喝黨的戰爭訓練是靠着米蘭與都林的金屬產業、日諾亞的運輸業、米蘭的銀行界、與意大利的大地主用大量的金錢接濟來維持的。同樣的，德國國社黨的青年戰員訓練是靠着柏林的製造業、漢諾威的鉀業、萊茵地帶的產業主、與大人物如胡根堡 (Hugenberg) 之流的經濟供給，而能發展到現在的狀態的。對於這種情形，我們能不能相信呢？如其是真的，青年將有怎樣的感覺呢？

青年的投入於政黨戰是否根據於健全的理由和獨立的意志，是否僅因爲有了戰鬥的衝動而被利用，以及是否完全盲目地爲着利慾的衝動而被政治家、產業家所收買，我們都不敢憑空妄斷。政黨間訓練青年作戰爭的事情，在有着二個以上的政黨並存的

國家，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不僅德國爲然。每個青年都應當自問，自己是爲了怎樣的理由而戰。因爲，除了在人道的方面反對戰爭的殘忍手段外，我們僅能從這方面決定青年參與戰爭的價值。

青年與運動

認識運動的本義

白面書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是屬於壯健活潑的青年的。構成一個壯健活潑的青年的爲結實的肢體，堅強的皮膚，富有彈性的筋肉，與反應靈敏的感官；這些都將由運動而鍛鍊完備。

有許多青年已經在受着這種鍛鍊。學校中強迫學生參與課外的運動，體育和德育，智育一樣地被加以重視。除了每日朝暮的努力練習外，學校中還在一年的春秋二季開運動會，選拔成績優異的運動員，給以各級的獎狀。這班在學校中選拔出來的運動員，遇到地方上有運動會時就被派去參與，大家較量身手。學校中的和地方上的是小範圍的

運動會，再上規模較大的有全省的運動會，全國的運動會，國際的如遠東運動會，以至對於全世界有號召力的如夏令配克運動會。社會對於這種運動事業的關切，可以從參觀者的踴躍與報紙宣傳的熱心看出來。運動會中傑出的青年常被羣衆目爲英雄，他們的照片被報紙放大刊登出來給人人認識。

從上面所述的現象，我們可以知道運動在這時代是受到了怎樣的重視，假使我們要樂觀一點，自然可以說這些都是指向將來青年要以強健的體格把握住世界的徵兆。但是在實際上我們卻不能這樣樂觀。在這些表面的現象之下，我們常常會遇到許多事實，引起我們對於目前的運動事業的懷疑。我們懷疑像目前社會那樣的提倡運動是否正當的，或者是否合乎運動的本義的。我們甚至懷疑青年在這樣的運動的鍛鍊下究竟能否成爲支配將來的壯健而又有用的人物。

只要隨便舉一些事例就可以顯出我們的懷疑之所在了。在提倡運動的聲浪中，我們看到內地城鎮的運動設備還是和其他設備一樣的簡陋不全，而較大都會的運動事

業則隨着牠的廣大的運動場的開闢而蓬勃興起。那種運動場的場面與座位的講究程度，正足與都會近郊的賽馬場演藝場交相媲美，而門票與座位的價格則正和運動員的奢侈消費成爲比例地增高。我們看到社會所注意的常常不是橫的運動機會的普及，而是縱的一分、一秒、一米、一尺的運動紀錄的提高；還有，羣衆對於運動的興趣也漸漸不是在於直接的參加，而是在於間接的鑑賞運動員的運動了。在從事於運動的青年們自己，我們又可以看到他們漸漸由本能的愛好轉爲對於錦標的追求，他們對於運動的業餘的興趣常常被專業的興趣所超出。

也許我所舉的事例要引起提倡運動者和青年運動員的反感，因爲這些在他們或許只認爲是局部的現象，或許以爲是他們所不能限制的趨向。誠然，我的意思也正要說明這種運動事業的畸形發展與運動員興趣的變態趨向是世界性的，我國還只有稍稍感染着一些；正因其感染得不多，我們尤有及時指點出來給大家注意的必要。誰能相信這種變態的趨向不會發展加甚起來呢？我們常常聽見學校的運動員因爲比賽而發

生爭鬪，甚至引起全校的風潮。我們看到學校中漸漸有羅致運動員的傾向，而社會上一部分人竟也有以運動員的成績高下來作爲測量校譽的標準的了。在這四處鬧着教育經費破產的時候，而都會中的大學校猶有以四五百元一月的巨薪聘請外國人爲運動指導的豪舉；這種事情非但沒有引起社會的疑問，卻祇有給人讚美的地方。青年從日美等國的運動會觀光回來，總是發生了許多的感觸，有的竟至怨恨自己的貧病的國家，不能像人家一樣的斥着巨資建築起偉大壯麗的體育館，尊貴地養着一般運動員，使他們練習好了在國際比賽中爲國家爭光彩。

只要是稍稍留心體育新聞的人，大概不會怪我所指出的情形爲沒有根據的吧！青年從熱鬧的運動會退身出來，如果能靜心思想一下，對於那種高價的門票，有等級的座位，由許多物質供給所養成的運動員，以至表現於熱烈的拍掌呼喊中的觀衆的心理，定然會發生許多和我在前面所說過的一樣的懷疑的感覺。在目前，我們希望青年會從這種懷疑更進一步，而明白那種運動事業的變態趨向是和真正的運動的本義相離有多

少遠了。

然而運動的本義究竟是怎樣的呢？這點我們非使青年們認識清楚不可。我們當然不能說個個青年都不知道運動的本義，但在目前社會對於運動事業的變態注意之下，確乎有許多青年認識不到運動的本義了。這樣我們似乎不得不把牠先談一談。

從根本上說起，運動是一種我們本能上所需要的事情；牠是發於我們心理上的所謂遊戲的本能（the play instinct）。這種本能的發動與滿足，對於我們身體的長大發育，有着極密切的關係。我們在兒童時期的喜歡玩弄，跳躍，奔馳，攀登，就是遊戲本能的表現，也就是運動的起點。雖然這種運動的樣式是非常的幼稚或簡單，但兒童的身體卻靠牠而強健，動作也因之而活潑。

我們要知道，目前的許多運動的樣式是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而產生的。各種的球類遊戲，各種的跑跳運動，在趣味上自然增加了許多，但在功效上並不會比簡單樣式的運動進步。而因為這許多樣式的遊戲運動都有規則條項的限制，有時反妨礙了本能的

活動的自由。就原則上講，促進體格健全發展的最有效的運動，應當包括筋肉、感官、聲調等各方面的完全的活動，環境最好在空曠的自然的地面，時間必須在空氣新鮮，日光充足的白晝。但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運動樣式是和原則離開得幾多遠了。一種運動所包括的常常只是一部分的筋肉與感官的運用；環境則常在人工所鋪築起的場面上或跑道上；如現今流行的健身房、籃球房，甚至只有很少的自然光線能透入，近晚時分還要靠着電燈所照射的微光，表演着「黑夜的磨戰」。

在野蠻人中，雖然沒有發明各種運動的樣式，但他們能從本能所指示他們的最簡單的運動樣式中，練成強健活潑的體格。人類學者於錫蘭島的維達族 (Rock Veddahs) 土人中發見他們的運動的樣式，曾力稱其合於運動的真正的意義。那是一種自由的跳舞，在林中空曠的草地舉行。跳舞時他們一齊放音高歌，用手擊大膀成爲節拍；在跳得緊張的時候，差不多全身的每一根筋肉都顯出扭動。跳到了最緊張的一點，他們收住脚步，滿身淌着汗，每個血管都流動得舒暢，橫在地上讓各部分漸漸弛息下來。這種跳舞的運

動，包括肌肉、感官與聲調的一致，而從節拍步調的一致中，表示了參與者的精神上的大團合。

在目前所有的運動中，要像這種原始土人的簡單的跳舞那樣包括身體各部分筋肉感官以至聲調的一致運用者，竟不多見。比較上可以使全身得到平均一致的發展的是游泳、滑冰、網球與墨球等幾種。在德國、法國，「返於自然」的呼聲近來唱得很高。他們的方法是減少身體上所穿的衣服，在野外或海濱空曠之地行日光浴，同時也作游泳、拍球等運動，所收的效果倒很好。大概將來心理學與生理衛生學的知識再進步上去，人類一定會明白運動的本能的價值，而設法糾正現在的錯誤。

但是，運動的價值還不能單以本能的需要來決定；運動也是一種社會的需要，牠和社會的生產能力的發展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社會生產事業的發達需要每個青年以強健的體格來負擔，這種強健的體格，必要靠正當的運動而鍛鍊成。從這樣看來，運動的社會的價值，比之心理的價值是更其重要。

我們試以一種小動物爲例，一隻生下來不過二三月的貓兒，對於滾動着的物體已經知道努力去追逐撲捉，這原是發於遊戲的本能；但這種追逐撲捉同時就是牠後來捕鼠得食的一種練習，那就發生了「社會的」價值了。在原始的遊戲，人民中，兒童都能投石，發弩，奔越山嶺，攀登樹木，這些起初不過是簡單的遊戲的活動，但後來他們長大了，卻就以這種本領獵取野獸；那麼早先的遊戲的活動實際上就具有社會的價值了。在我們的時代，雖然運動已經由簡單的化爲多種複雜的樣式，但在本義上我們仍希望青年會從這種運動中鍛鍊出壯健活潑的體格，成爲將來社會生產組織中的有力分子。

還有，自從產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的方式已經大大改變，新的機械工業雖然不像舊日的手工業那樣需要強大的體力，但因爲機械工作的性質的刻板單調，與分工情形的愈趨深刻，有許多工作甚至整日只需要一小部分筋肉的活動，工作上的易呈疲勞與工作者的體格上的退化，乃成爲生產上的新問題。這樣運動卻增添了一種新的社會的需要。疲勞的筋肉需要運動來蘇復，工作的活力需要運動來增進，勞動者的體格上的退

化需要運動來防救。和這種需要相應的，就是運動的機會將力謀推廣，使能普及於社會中的各個工作者。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運動的社會的價值現在很少受到注意。目前運動事業的趨勢甚至和社會的要求相反。新式的運動是漸漸地在成爲少數人享樂的事情，而在從事於運動的青年中間，他們的趣味正是漸漸地由業餘轉向專業——這不一定是說他們要從運動中取得薪資，但可以說他們只是努力於運動技術的增高，而忘卻了從運動中鍛鍊出強健活潑的身體來擔負社會的責任。

把目前運動事業的發展趨向與我們所談的運動的本義相比，其間的相離漸遠之勢，實在是非常明顯；這對於社會，對於青年們自己，都有非常的危險。現在我們覺得應該向青年們指出，這種運動事業的變態的趨向，主要是從美國和日本方面流傳來的——那兩個國家前者因爲資產階級勢力的特殊發展，運動已經完全的被加以商業化，而成爲一種營利享樂的事情；後者則因爲帝國的形式已達其發展的頂點，而內部卻漸現崩

裂的徵兆，執權者在無法遏止青年間的不安現象之際，乃不得利用這種運動事業的變態的提倡，作為粉飾太平轉移青年注意的政策。我們回顧自己國內的情形是怎麼樣？在這國困民貧，強鄰見逼，社會改造問題緊迫眉睫之際，我們的青年還能被容許自己忘記切身的責任，陷落在人家的迷醉中麼？

二十世紀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造成這不尋常的時代的是我們青年。每個青年都將以壯健活潑的體格，加上健全純正的頭腦，完成這重要的工作。不僅是在我國，無論那一個國家的青年都將覺悟過來，拒絕病態的社會趨向的引誘，從正當的運動中鍛鍊成創造新時代所需要的壯健活潑的體格。

第一青年要認識運動的本義。為要使青年對於目前運動事業的變態發展有着更進的認識，底下的兩段我要將牠仔細分析下來，和青年們談談。

運動貴族化

貴族的形式雖然已經隨着時代消滅去，但是貴族的精神卻依然存在於現代的生活中。在我們的社會，所有享樂、消費、科學的方便，以至高等教育的特權等等，都被少數人所佔奪去。運動在這潮流中也漸趨於貴族化，成爲少數人享受取樂的事情。

運動開始了貴族化之後，原有鍛鍊體格與增進生產效能的意義便被忽略去。由簡單的實用的樣式進爲複雜的花巧的樣式，其目的無非在增加享樂的成分。在這社會中，許多享樂必要用金錢來購買；運動中享樂的成分的增加，就是表示着要享受牠的價格的提高。於是，隨着近代的金錢的集中於少數人，運動也愈成爲這少數階級所能享受的事情。

在機械的勢力沒有達到的農村，簡單的運動還是和生產勞動相合併；農民在田野的操作中練成了強健活潑的身體。但在工業都市中情形就不然。機械已經把許多工作中運用全身肌肉的部分代替去，而使牠們變爲非常刻板單調的事情。在黑暗侷促的工房中工作八九小時至十餘小時，對於身體反而有了害處。這樣的工作者把一日的大部

分時間放在工作上，卻沒有餘暇從事運動，以恢復和增進身體的健康。

在都市的近郊，也有幾處由鐵欄木柵圍住一塊綠茵草地而成功的清潔的運動場；到這裏來運動消遣的只是都市的數十萬人口中的極少數人。每日早晨，當四處的鐘聲、汽笛聲招呼着大家去上工時，有數百人被背着球杖駕着車子到那種運動場去，舒展一夜來睡得倦乏了的筋骨。到了下午，當許多人的工作時間還沒有過完的時候，又有着千百人攜着球拍戴着手套到那種運動場去，暢快的遊戲一二小時。對於這千百個到運動場去的人，我們當然不能說他們的目的都不是為鍛鍊身體；但在都市的無數居民中只有這樣的少數人能從容享受運動的機會，對於社會的全部秩序卻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我們如有機會看一看這少數人所作的運動的狀況，卻是一大幸福。最別致的是他們在早上所玩的高而夫球 (GOLF)，值得作為一個例和沒有見識過的人談談。這種運動所打的是一個小而堅實的球，要在廣大的場面上打過溝、池、林、岡等許多障礙物，計算得

分打的方法雖然無大變化，但是打球的棒卻要換到許多根。這種高而夫棒是用一塊金屬鑄在一根蜜料很堅實的木桿上，分兩顯得很重，打球的人必須雇用一個人爲他背着裝棒的皮囊，跟着他一路打過去，爲他拾球，爲他安放球位。這就是高而夫球的特色：爲了一個人的兩條臂的筋肉的運動，甚至需要另一個人跟隨他服侍他。

高而夫球的發展可以顯出運動貴族化的加速。現在有一種所謂小高而夫球的又盛行起來了。那是在數丈見方的小地面上，安置具體而微的溝池，林，岡，同鳳樣的高而夫球一樣的用着一個小球，用着許多桿棒，由一個人背着跟隨打過去。打的人甚至不要走許多路，臂部的筋肉也不消過分用力運動。在華燈初上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個衣冠整齊的「金色青年」與體態輕盈的時髦女郎在一同玩着了。我們當不能怪運動竟變到了這樣子，那是澈底的貴族化——完全放棄了鍛鍊身體的本義，變成一種病態的享樂。

運動貴族化的另一現象，爲運動員的特殊化。因爲運動被社會中的少數階級取爲享樂的事情，運動比賽也成爲他們的嗜好的一種。許多運動比賽要靠他們主持。學校中

的青年運動員表現了特出的技能，立刻受到他們的注意。他們使這種運動員受到豐厚的供給，專門於運動技術的表現。

在美國和日本，這種趨向是非常的顯著。美國幾個著名大學中的運動選手都是別於普通學生的特殊階級，他們的學費用費全無問題。在日本，出現於神宮競技場的選手大多受到政府的津貼。從運動中鍛鍊出來的強健的身體，不是用於社會的生產上建設，而是被用以裝璜學校與國家的門面的。美國有幾個「運動記者」(sports writer)批評這種趨向，以為運動員已經忘卻了運動的本義，而流於一種「顯耀主義」(exhibitionism)。

從這種運動的趨向，我們大約可以看到貴族時代精神的遺留。在那個時代，每個貴族的堂上總是養着許多的食客，文士，說客，以至精通武藝的俠客之流，都在收羅之中。這種人的才識體力都可以在社會民間做點實際事情，但是他們卻被貴族所收買去了，連他們的才識體力都被收買去。

在綠衫磯的大運動場，在神宮競技場，在世界許多大都會的運動場，每年有着由運動所鍛鍊成的壯健活潑的青年表現技能，較量身手。他們都有強大的體力，靈活的手腿，與銳敏準確的感官。這些不應該專放在運動場中供少數人的觀賞，應該還到社會上來，加入生產與建設的力量中。

運動商業化

從一切以金圓爲本位的美國開始了運動的商業化，這種趨向一直流傳到歐亞各國，就在我國也免不了受它的影響。只要看運動比賽門票的價格的日漸提高，便可以知道提倡運動事業者的眼光已從鍛鍊身體的目標轉到權眼的金圓上了。

運動員的興趣漸由業餘的趨向職業的，羣衆對於運動的愛好漸由直接的參加變爲間接的觀賞。在星期六或星期日，運動場把重要比賽的廣告刊佈出來，吸引觀衆的注意。門票的價格少則從二角、四角至一元，多則從一元、二元至四元、五元，這種價格的高下，

分別購買者的座位與觀點的好壞。化着這樣代價去看一二小時的比賽，不能說是提倡運動，正如化着這樣代價去看電影不能說是提倡電影一樣。

到這種運動場去的觀衆顯然是要尋取數小時的有興奮性的消遣，在這種運動場中比賽的青年更顯然不是爲自己鍛鍊身體而是爲觀衆表演技術。因爲要滿足觀衆所付的消遣的代價，比賽者乃不僅要表演的出色，而在服裝外形等方面也要整齊美觀。球鞋，跑鞋，羊毛襪，羊毛背心，護膝，護胸，以至運動帽等件，都須大公司的特製精品；每個運動員身上的簡單的服裝代價都值到百十元。這些當然是從觀衆所付的票價中取給的。以數角至數元的代價換取數小時的消遣，以賣力的表演和整潔的服裝滿足觀衆所付的代價，這種運動顯然已帶着商業化的色彩了。

可怪的是這種商業化的運動事業竟會興盛起來。可怪的是從事於運動的青年竟不能覺察由這種趨向所致的運動價值的犧牲。在美國，甚至各個著名大學的運動比賽都趨於商業化，成爲賺取金圓的大企業。許多學生日夜從事於運動的練習，努力於這條

致富的捷徑。

耶魯、哈佛與普林斯頓三大學的足球比賽常常哄動了美國全國的觀衆，門票售價爲美金五元；他們贏利的最高記錄爲每年五十萬金圓。這樣的大利沒有一個學校不垂涎。於是，聘請著名的體育指導，收羅特出的運動人才，乃爲各大學所兢兢從事。體育指導的薪數在幾個大學甚至特別的高出於許多教授。在一九三〇年，哥倫比亞大學以一萬八千五百元的年薪聘請一足球教練，立了一個美國大學體育指導員薪數的最高額。體育指導對於運動員的及格升班可以擔保無慮。他能使運動員成爲學校中的特殊階級。有一個退職的體育指導說：「我能擔保任何高級中學的第一流運動選手進入美國的幾個著名大學，不須付學費、膳宿費，他們對於學校的借款，學校決不敢追索。」

這樣運動商業化的現象，曾引起美國一部分輿論的反對。有一個「運動記者」提出三點改革，以爲能使運動完全化除去商業的意味，成爲純正的鍛鍊身體的事情。他所提出的三點是：一，使各大學停止聘請職業的運動指導，改以校中肄業生充任；二，運動比

賽限於大學二三年級生，一年級及四年級生應減少運動時間；三、廢除門票。這種提議未始不合理，而且其第三點在我們看來是特別有意義，但是各個大學為不肯犧牲門票上的一筆大收入，竟然置之不理。

在金圓勢力所達到的地方，運動的商業化已經普遍非凡。美國有電影、通俗刊物以至前往遊學觀光的人為它的文化作宣傳，於是它的運動商業化趨向也是所往無阻。日本的早慶棒球隊賽也是轟動全國，門票收入當然和美國三大學足球比賽同樣的為一大筆生意。在我國因為一般社會事業的不興盛，學校運動的商業化幸而還不能完全成功，但是從運動比賽門票的價格提高，與大學校的以巨額薪資延聘指導的情形看來，可知這種趨向正有着方興未艾之勢。

學校運動在名義上總是業餘的，它的商業化趨向還不能算利害。在職業運動界乃可以見到運動的十足商業化。美國有不少的商業投機者，覺得運動正是在他們的資產階級社會賺錢發財的好事業；於是投資成立總會，引渡業餘運動員為職業運動員，用廣

告宣傳吸收廣大觀衆從高價的門票中攫取大利成爲富人的並不在少數。

美國有一個名叫派爾(C. C. Pyle)的人，可說是運動事業的投機大王。他是最早投資於運動事業的一個，也是獲利最大的一個。他使美國最著名的足球選手拉得(Gracie)成爲職業運動員，賺了一大筆錢。他甚至看中了網球這樣一種文雅的運動，引渡蘭葛倫女士(Miss Suzanne Lenglen)爲職業運動員；他以二十萬圓包定了她的比賽收入，而在每次比賽中他竟可以穩當賣到五千元門票。

運動員成了名，甚至有許多商家來購定他的名字和像片作爲商標；這大概和我國的優伶的名字像片被用作商標相類的。但在商業競爭猛烈的美國，這種交易卻給運動員以極大的謀利的機會。上述的足球選手拉得把名字賣給製運動背心的公司，又賣給製球鞋的，製球帽的，以至製烟草的幾個公司，收入至數萬元。世界第一個游過英吉利海峽的女子歐特兒女士(Miss Gertrude Ederle)於成名後，立刻被商家用一百萬元把她的名字買了去，則比拉得又超過許多了。

在美國最賺錢的運動是鬪拳。為賺錢的方便起見，投機家乃立了重拳、中拳、輕拳等幾項錦標，舉行比賽，獲取大利。在幾年前，鄧潑養和登耐爭奪重拳錦標的榮譽，轟動了全國的注意。當時入場觀戰的約有十三萬五千人，門票收入為二百萬元；結果分派勝利的鄧潑養得七十五萬元，失敗的登耐得四十五萬元，而主辦這事業的投機家李卻氏也得了四十三萬七千元。僅是三分鐘的事情，而所獲的利甚至比一般在真正商業的投機上所獲得的為多。

運動商業化的結果與運動貴族化的結果有一點不同：在趨向於貴族化之後，運動成爲一種不需要全身筋肉高度活動的病態的享樂；在趨向於商業化之後，運動卻成爲一種把長久鍛鍊成的強健活潑的體格，在觀衆之前表演出賣的事情。對於這種運動事業的變態的趨向，對於把大好的身手作着金圓的傀儡的青年，我們要發生怎樣的感想呢？

在羅馬時代，有着建築偉大的演武場（Gladiatorium），供給帝王貴族的享樂。從戰

爭中擄來的奴隸囚犯在刀劍的威脅之下被逐入場中，給與鋒利的刺刀，使他們捉對兒斷殺，沒有鬪到折頸斷腸，鮮血四濺是不准歇手的。專制的帝王貴族在寶座上暢快地看了許多強度興奮的表演。

也許現代的運動比賽在趣味上和羅馬帝王的演武場中的表現差不多，雖然在座上看的人換過了，在場中鬪的人不同了。我們記得不久以前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重拳錦標比賽中，薛墨林與史脫林特的互相擊到流血暈倒，卻依然是羅馬演武場中的景象。

在羅馬時代驅使奴隸到演武場去對殺的是帝王的權威，在這時代在美國驅使青年者到比賽場去對擊的是金圓的權威；分別就在這一點。從羅馬的時代到這時代，進步也就是這一點。

青年與性育

青年生活中的一種苦悶

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青年是我們一生中發育變化得最急速的一個時期。但是在教育和陶冶方面，青年卻又是我們一生中感受到禁錮和壓制的最厲害的一個時期。由於這二者的衝突，造成了青年人的無限的苦悶。青年要求知識的滿足，要求情緒的滿足，要求感官的滿足；但是環境像鐵打的牆一樣，全不理會他的要求。「這是不對的！」這樣是罪惡的！「這個是道德法律所不許的！」從希望得到親切的指示的四周投來了這許多冰冷的聲音。冷酷的氛圍把青年心頭體內猛烈地推動着的力量抑阻住了；它使青年不能順着自然的要求急速地發育變化。而這樣的結果便是加重了青年的苦悶。

青年的一隻脚踏在人生的幼年期，一隻脚則剛要跨上人生的成年期。在這過渡的狀態中，他必需急速地完成心理生理方面的發育變化，脫去了稚態童型而成一個完全的成人，雖然冷酷的環境阻滯了他的發育變化，但是不為人留的時光卻把他帶到了成人的年齡，而且使他粗具了一副成人的輪廓。照社會的習慣，這樣的人是要開始做一個成人的事情了。於是，雖然還缺少着對於成人生活的心理生理的必要的準備，他卻也被擲在人生的道上，行着「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的生活過程。他要遇到許多的錯誤與失敗。或許這樣他漸漸能補足了他所缺少的準備。然而他的生活中必然是充滿着許多的苦悶。

在青年的生活中，由於教育和陶冶的環境的禁錮壓制而造成的苦悶，有許多種。這裏我們要將一種很重要的來談談。那就是性的苦悶。

所謂青年期，在性本能的發育過程中，通稱為青春期(adolescence)。這個青春期起始於春機發動期(puberty)，終止於性的成熟期(maturity)。在青春期間，兩性的生

殖細胞開始成熟；跟着生殖細胞的成熟，兩性身體的各部器官以至神經感情等等的狀態也逐漸發育完全。生物學者研究這個時期的發生遲早與年限長短，謂在男女兩性小有不同，大約女性發生較早，而年限稍短，男性發生較遲，而年限較長。韋勃斯脫字典根據學者的研究結果，解釋「青春期」的定義說，「……在男性約自十四歲至二十五歲，在女性約自十二歲至二十一歲。」而青春期的心理學的名家白郎卻(Phyllis Blanchard)則更補足了韋氏字典的解釋，以為青春期的發生遲早和年限長短，就在一性中也因體格與環境的關係而有差異，不過就一般的情形說，它正發生於初中、高中以至緊接在後面的四五個年頭之間。那麼，更簡單的說，青春期恰好相當於青年在中學和大學的就學年齡。

在常態的情形下，一個青年到了十多歲時，就會發見自己生理上所顯出的特殊的變化。體重與骨骼的急速增大，局部毛髮的逐漸發生，外生殖器的顯著變化，與聲帶發音的異樣變調，都是這個時期中的神經銳敏的青年所覺察得到的。而在女性，因為皮下脂

肪的增殖與胸部乳房的膨起，尤其顯出了一副性的發育漸次成熟的外形。在身體的內部，這時候有二種重要的發育已經完成了：女的卵巢中有了成熟的卵子，每月一顆從輸卵管運送到子宮；男的精囊中儲滿千萬顆有生命的精子，期待着機會完成牠們的種族的使命。於是女的每月有月經來潮了，男的不時睡夢中會不自覺的在生殖部分發現流出的分泌物來：這二者差不多是兩個生理上的信號，意思在告訴男女青年說——你們的童年生活就要結束了，快快準備起來，跨上前去做一個成人。

這個時期的心理狀態的改變也是很顯明的。希望有一個好伴侶，那伴侶最好是異性的。對着一個異性，常常去注意他或她身體的各部分。若使那個異性的年齡大小是自己差不多的，則用了種種的方法，如聲音和動作，去引誘他或她的注意。許多關於異性的事情引起他或她的胡思亂想，如心理學者所謂「畫夢」(day-dream)。在夜間睡眠中也做夢，做到許多關於莫名其妙的異性的事情，而且常常在做得最愉快的一刻醒來，如心理學者所謂「愛夢」(amorous dream)。對於自己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姊妹等有

關係人，原來的愛好似乎稍稍淡薄起來。自己的心常常向外馳去，希望得到另一個更親密的能合作的人，和自己愛好起來，創起一個新的局面來。

知識的活動在這個時期顯然尋到了一個新的重要的對象。由於環境的開展，接觸到許多屬於自己的家庭親屬範圍以外的異性，有許多不能了解的行為狀態引起自己的好奇。由於自己生理心理方面的發育變化，有許多簡直是變到出乎自己的意想之外，甚至使自己驚恐失措，又引起了自己探究的心情。為什麼乳部漸漸隆高起來，而且裏邊似乎有一顆核的樣子，這莫非是一種病麼？為什麼從身體裏忽然會流出大量的血來？為什麼觸着了身體的某一部分會伴着多少愉快的感覺？小孩子是從那裏生出來的呢？結了婚怎麼就會有起孩子來呢？全然是思想不出，猜測不來。那非問明白一個究竟不可。問誰呢？

當然，上面所講的僅是一些常態的情形，假定青年的性的發育並沒有受到環境的任何的阻遏。但是環境究竟有沒有阻遏青年的性的發育呢？當青年男女得到了結束重

年生活預備做成年人的信號時，他們真的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麼？當他們的心理傾向於一個有着異性的伴侶的新境地時，他們能夠順利地得到滿足麼？當他們覺得有許多不能了解的——關於性的——事情要問，他們能得到滿意的答復麼？

青春期中男女的教育陶冶的主要環境是學校。家庭是和學校差不多重要的。而社會，因為它所保有的道德法律範疇足以影響到學校家庭的教育陶冶方式，更因為一部早離開家庭而無緣進入學校的青年是直接跨到它的裏邊去受到它的教育和陶冶的，則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環境。從這幾個方面所給與青年男女的性的發育的影響，我們不妨看看那結果是怎樣的。

身體隨着年齡日漸長大起來，自己沒有十分覺得，父母倒先注意着了。「人大心也大」，父母記起了這是一個應該謹慎提防的時期；意思是爲着孩子的幸福，要提防他或她陷於「墮落」。於是本來可以在一起隨便談笑玩耍的男女孩子，忽然被隔分開了，各自過着生活。性的界限這時真是被分得清楚。種種法子都用來隔絕他們的自由交際。大

人的意思似乎最好男的不要知道任何關於女的事情，女的更不要知道任何關於男的事情。要是問起了什麼關於異性的事情，那意想不到的回音是「羞，羞，羞」爲什麼羞呢？不懂雖然不懂，但「羞」的觀念卻已在心理中深深的印下了。

這時心裏的胡思亂想正是最多。本來對於性的意識並不顯明到怎麼地步的，因爲被大人將他們強制地分了開來，竟是顯明地意識到性的分別了。越是不能多看見的人，越是使自己想到不能忘。雖然被「羞」的觀念強烈地罩住，限制了自己的自由的行爲；但心裏要想想什麼倒仍舊是自由的。空想多了，則也會做下什麼傻的事情來；例如偷偷約了素來熟悉的異性伴侶到祕密的地方會晤，甚至會情不自禁的做效了大人所做的親熱的行爲。可是這或者會不巧的被大人發見，那結果他們便要大大的喫虧。最普遍的懲戒是罵。大人罵這樣是「下流」，「墮落」。爲什麼大人這樣做不是「下流」，「墮落」而自己做了便是呢？雖然口上不敢問，但是心裏長久疑惑着。

生理發育的變化突如其來，有時會給天真無知的青年以很大的恐懼。見着血的流

出，或者發現了男性的分泌物，疑心是病的症候者頗不少。不過這種「病象」正是發見在爲「羞」的意識所集中的性的部分，那便不易啓口去問大人。大概女的見了血尤其心慌，獨自沉思憂悶；而這種憂悶反會變成真的病象。大人對於這種病象的發生很少預防到，很少能用直接的正常的方法去指示女孩知道這種是生理的自然現象的。也有女子會大膽去問比較親近的母親的，而母親則常常是用很詭祕的態度回答着：「哦，不要響！那是醜東西，每月要來的，用紙襯着好了。」謝謝這樣慈愛的母親，沒有說起「羞」這個字，沒有什麼責罵；但在女兒的心中，一個「醜東西」的印象是長久存留着了。

如果大人對於性的發育正在萌芽中的青年的態度能夠坦白一點，懇切一點，他們的問題不知會有多少。但是事情偏不這樣。青年所發出的許多問題只遇到了含混的答覆，或者竟被拒絕答覆。所有關於性的器官、動作以至思想，完全被「羞的」「醜的」「下流的」和「墮落的」觀念所包圍。灌輸這種觀念的爲教育和陶冶青年的重要環境——家庭、學校與社會。由這種觀念所造成的禁錮和壓制的勢力，與青年體內正在發動的性

本能的力量起了正面的衝突。衝突的結果大概是分不出完全的勝負；但是做了衝突的戰場的青年的本身，卻感到了無窮的苦悶。

環境的禁錮與壓制是挾着許多年代來社會傳統的巨大力量的，對於青年取着包圍的形勢。在上層社會中，這種包圍的形勢十分嚴密，青年所受到的禁錮壓迫也較厲害。他們感受的苦悶較深，因而在性的發育上陷於病態或反常的當然也較多。在下層社會社會傳統勢力的包圍比較薄弱，青年常能反抗環境的禁錮與壓迫，所以他們在性的發育中所感受的苦悶也較少。

環境的禁錮壓制無論怎樣厲害，可是性本能的發動力量是斷乎不能被阻住的。性本能挾着人類種族遺傳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它對於環境的包圍形勢會奮勇去衝破。它的力量是最能持久的，是無孔不入的；遇到環境上有了可乘的地方，它就會衝破出去。

然而，歸根結底說起來，這種衝突對於青年總是不利的。不管苦悶的程度的深淺，有

了某種程度的苦悶的存在，對於性本能的自然力量就有了某種程度的損害。這種損害當然是種族的發展進化中所遇到的意外的犧牲。還有，因為性本能的力量量的無孔不入，常隨着社會環境的包圍的弱點而進攻；但不幸這種社會的弱點有許多正是陷害青年的坑阱，所以性本能的力量量的突圍衝出，不一定是有益的。娼妓賈淫，非法交合，以及其他許多反常的性行為，雖然給性的苦悶中的青年以發洩的機會，但是它們對於青年所取的痛苦的代價，有時是非常的大。

長期的性的苦悶常是「性的錯亂」(sex perversion)的原因。在近代，經濟的壓迫把許多青年的合婚年齡提高了，於是青年的性的苦悶時期乃更被延長。年齡愈大起來，性的衝動的力量亦愈強；沒有得到正當的發洩，則所感的苦悶也加深。長久的深度的苦悶會影響於精神的健康，而造成神經病(neurosis)。性的錯亂隨着神經的病態而益加厲害。性的殘傷，過度的斷喪，沈迷於酒精和賣淫婦，以至因一度的失戀而自殺，都是這種性的苦悶所造成的神經病態的結果。

家庭和學校中的管理人雖然對於青年的性的發育加以極度的壓制，但在管理人沒有注意得到的地方，青年常用種種方法以解除自己的苦悶。最普通的是「言辭中的發洩」(Verbalization)。在青年的私下的談話中，有許多是關涉到性的。僅是談到某種關於性的字眼，緊張的神經便會稍稍弛鬆一下，玩弄性部當然也是極普通的情形。這種玩弄初時僅是無意識的，但到後來則就成爲最壞的習慣了。而在這時候，從秘密流行的書本中，從俚俗的無稽的傳說中，有許多不正確的性知識都被攝取去了。

社會雖然以傳統的力量禁錮和壓制青年的正當發育，但它的虛偽的尊嚴常常是維持到相當的程度爲止的。表面的風化道德必須保全，若使祕密地或者狡猾地做着與它的禁令相悖的事情，卻也不一定會受到阻止。社會留着放縱的一角，而這一定是最繁榮的一角。性是被諱言被壓制的一件事，但它又是許多青年必然要趨向的一件事，於是它也就成爲最可圖利的一件事。在這社會中，有許多投資者以迎合性的心理而坐享大利。以賣春婦爲號召的遊戲場，供給適合處的旅舍，不准十五歲以下兒童入座的電影穿

薄紗而半裸肉體於紳士青年之前的歌舞少女，以至酒吧間，跳舞場，性病院和普及於大小便處的花柳醫生廣告，乃是點綴這社會的繁榮的一角的各種姿態。我們要不要驚怪，許多青年所知道的人生的第一課不是由父母而是由賣淫婦施教的，性知識的教本不是在課室中發現，而是價在「一服包愈斷根」的藥丸匣中的。

然而我們以為這種性的營利事業的繁榮，能夠解決青年的性的苦悶了麼？那是大錯誤。不要說這種金錢的投機事業的卑鄙，他們所鼓勵的本來就只是性的放縱，他們所收到的社會的成效就只是青年的「性的錯亂」的加重，因為「性的錯亂」的加重，青年的苦悶也只有加重。

在作者所熟知的一個雜誌機關，向來附設着「醫事衛生問答」的一欄，每日收到的問函常有五六封，而其中竟有半數以上是問到關於性的疾病的。因為定章的關係，這許多信大都沒有答覆，也未曾披露。但我曾經讀過它們的大部分。寫這種信來問的都是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他們正是生活在這可愛而又可怕青春期的。他們所問的事

情大概都是羞於問父母羞於問教師的關於性器官的機能的反常。然而，可憐得很，他們有幾個所問的竟是優得顯見連最基礎的性知識都沒有。他們有許多是問到性器官的疾病的——是花柳病。很多怨悔的口氣，但坦白的說出了怎樣在苦悶中偶然不能自制的去沾上了那可怖的疾病。他們看過含有恐嚇性的廣告，以為終生將成殘廢，而不能補救那一次的失足的憾事。為希望萬一的救治，因而說得哀怨萬分。然而，這將如何補救呢？有千千萬萬個青年陷在和他們所經歷過的同樣的苦悶中，其中有不少要被迫上性的殘傷的路。這病態的社會所開放的一條路，又正是陷害青年的路。

有許多曾經苦悶得長久的青年覺悟到一條光明的路，而發出對於正常的性教育的要求。這條路曾被許多開明的學者所發見，而且努力在開闢。開闢的勇士是弗洛伊特，露理斯，福利爾，勞萍生，司篤濱斯，鄧奈脫，羅素等人。但是社會用禁錮壓制的手段對付他們，社會教頑固的宗教家政治家用陳舊的教律法律去包圍他們。

顯然的，這是一場很厲害的惡鬪，和其他方面的進步勢力與社會的禁錮壓制的惡

圖一樣。

許多開闢者在前導，他們的手足曾被陳舊的教律法律所絆住所刺傷；但他們沒有退卻，始終在前導。青年望到前途，那是光明的前途，他們不會再有苦悶。那麼，在目前，他們不應該再消極的苦悶；他們要以鬱結着的力，積極去追隨前導，衝向光明的前途。

對於性的正當態度

沒有一種進步的思想或建設會被腐化的社會勢力所容許的，正當的性觀念和性教育的不易在我們的社會立足，正是由於這種理由。大膽的性學研究者的主張提倡，與青年對於進步的性生活的勇敢嘗試，僅是表示了各方面的反抗禁錮壓制的力量推動中的一個徵象。他們的不能得到教律或法律的贊許，不能為代表輿論者所歡迎，正也是無足怪的。正確的性觀念和健全的性教育的被公開承認，只能期之於未來的新社會。

然而，目前的努力決不是完全無補於現狀下的生活者的。進步的種子早已播下，進

步的路軌正在安放。許多研究者對於腐舊的性觀念的同聲的指斥，對於進步的性生活方式一致的提示，已經使包圍在苦悶中的青年瞥見一線光明了。雖然有不少還覺得貿然撇去了禮法習慣的枷鎖而開始新生活是有幾分冒險，但一般人的思想上心理上對於性的認識，確乎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了。

由於認識的進步，漸漸的一般人將養成一種對於性的正當態度。尤其在青年間，這種對於性的正當態度的養成將為將來開始健全的性生活的基礎。

在宗教勢力籠罩下的迷信時代已成過去，由虛偽的道德家所操縱的「冒牌科學」(Pseudo-science)時代也已經瀕於破產；禁錮與壓制掩不住正直的科學家所發見的真實。這種真實曾經擊破過無數的迷信，現在則正在刺穿着一個個虛偽的面孔。而對於向來被迷信和虛偽包圍得最厲害的性生活方面，科學家乃更換起一種新的態度，加以最公開最懇切而又最慎重的討論。

生物學者心理學者以至社會學者都以極誠懇的態度提出他們的貢獻。他們的眼

光所射到的標的是人類文化的提高與一般生活的幸福的增進。性是人類種族傳遞中所保藏着的一種最可貴的力量；它應當在公開的注意之下受到極好的培養和發展，而不該被無知和惡意的抑遏所摧殘。從青年間感受性的苦悶的普遍趨勢與性的錯亂和性的病患的流行狀態，他們感到了性的危機的迫近加深。於是他們益加努力的觀察，分析，糾正錯誤的態度，提出改善的意見。他們要把性回復到本來的地位；性是一種自然的本能，性器官是人體上一種重要的器官，性生活是人類所必需有的一種正當的生活；無所謂「鯁鯁」「下流」沒有可「羞」可「怕」的地方，更不應該有宗教家所說的「罪惡」的事情附會到它們。

性本能到了相當的年齡一定要發動起來。發育的遲早與人品道德的好壞沒有關係；在這時期注意異性，思慕異性，是由於本能的驅使，根本談不到善惡。社會為秩序或為種族的健全起見，劃下一個法定的結婚年限，限制在這年齡以下的身心發育未曾完全成熟的青年男女成婚，是可以的；但以爲要防止所謂危險，嚴禁青年男女的交際往來，那

就極無理由。因為被隔絕了往來，青年男女間的性的誘力反而加強，甚至時時想衝破這隔絕的藩籬；這時負責管理青年男女的人或者用種種恐嚇壓制的手段去減少他們的衝動，使他們的本能力量因受打擊而趨於錯亂行爲，那更其有害處了。總之，做青春期的青年的父母、教師和管理人的，對於性應當有一種更開明的態度，他們應當明白青春期的男女的生理心理的狀態；懇切的指導是需要的，無知的恐嚇和嚴厲的壓制則根本不可。

性器官是生來就具有的。生殖部分與乳房部分和身體上的其他部分完全一樣，毫沒有可奇的地方或神祕的地方。未發育的兒童，性的機能沒有開始，他們對於性器官本沒有什麼病態的歧視；父母有意地對他們提示許多禁忌，適足以養成他們對於性器官的錯誤觀念。到了青春期，男女的性器官迅速地發育成熟，這是關係於他們一生的健康和幸福的一個時期；所有關於性器官的組成、變化以至衛生的一切知識，正應在這時候公開地詳盡地教授給青年男女。爲什麼生殖部分要被稱爲「私處」？爲什麼性器官要被視爲「羞」的中心？爲什麼關於性器官的一切知識不能如耳目口鼻等器官的一樣

地教授給青年人無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青年對於性的器官要養成一種健全的態度；把它們看得和身體其他部分一樣的平常，而加以比從前的更深切的注意。

性機能的開始是生理上的正常現象之一，正和小孩斷了乳生了齒會自己攝取飲食一樣。沒有可怕的地方，沒有成爲「齷齪」的理由；而注意和指導則應加倍的給與。在月經來潮或分泌物發見之前，使青年男女知道行將開始的生理現象，與這種生理現象對於生活健康的重要關係，決不是悖理的，也決沒有危險的。明白了性的機能的常態現象，則青年必定也能知道怎樣是性的發育中的反常現象；把這種反常現象去求教於父母教師，或求治於醫生，不再是恐懼的或可羞的事，而成爲正常的坦然的事了。

性生活是每個發育成熟的男女所應該過的一種正常生活。它是一種權利，也可以說是一種義務；所以，放縱是不可行的，而禁慾則更其不行。性生活的健全與否和個人的幸福有關，和社會的安定更有關。因爲青年間性的苦悶的加深與社會上婚姻結合的解體的增多，引起學者去注意，調查，研究，謀性生活的改善；這種動機的純正是極可敬佩的，

以「言語猥褻」「破壞風化」等惡詞去中傷他們，那豈是應該的！

總之，像上面幾段所述的對於性的正當態度，在許多進步的青年的生活中已經顯露着了。爲了這種進步的態度，他們常與虛偽的道德習慣相碰擊。在忿激中，他們也曾將自己的態度和意見表露於文字中，徵求同情者的共鳴。而最值得注意者，他們都曾坦直的說出了他們的要求：要求受到正當的性教育。

在現代國家中，蘇俄是由國家幫助青年養成對於性的正當態度的。此外，如在保守勢力最囂張的英國，在虛偽道德最流行的美國，與在壓迫青年最嚴厲的日本，雖然空氣是非常的沈悶，而青年卻能憑着自己的反抗，與少數前進的學者的指導，努力掙得了對於性的正當的認識。

一切的禁錮壓制在最後終要消解的，雖然中間不免要經過多少的掙扎。在性的方面，我們已經看到禁錮和壓制的勢力在動搖了。青年間對於性的態度的進步，正是顯示着這樣變化的一個朕兆。

開 明 青 年 叢 書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著 五角

這十二封信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並未曾指定某一受姓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誰都是受信人，誰都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書中各信以青年們正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為話題，作者雖隨了話題抒述其意見，統觀全體，都似乎也有個一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眼光要深，沈要從根本上做工，夫妻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圖近利。

美 談

朱光潛著 六角

本書是朱先生「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後的第十三封信。朱先生對於美學頗多心得。他自己說：「在選封信裏，我就想把這一點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之後，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時，比較從前更感到濃厚的趣味，懂得像什麼樣的經驗纔是美感的，然後再以美感的態度推測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願就算達到了。」他的態度親切和談話的風趣是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樣的。

青 年 與 生 活

金 仲 華 著 六角

本書用談話體裁討論青年生活的各方面。所有青年生活中之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慾等等都經作者加以詳細的分析，指示青年以認識和應付的途徑。各篇引述歐戰、青年生活的情形頗多，饒有興味。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民國廿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九月七版發行

（多封西力第...）

開明青年叢書
“青年與生活”

有者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
電報掛號七〇二五六四
開明書店

行分發所

昆明武成路
重慶西三街
桂林環湖北路
貴陽獨樹
陽明前街
成都文昌街
西安西大街
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六二八號

64
801024

801024

